

曲園叢書

| |
|-----|
| 14 |
| 484 |
| 5 |



門 4 4
號 484
卷 5



羣經平議卷十三

德清俞樾

周官二

以禴禮哀圍敗

大宗作

注曰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
冬會于澶淵宋裁故是其類 疏曰必知禴是會合
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
中故知此禴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
樾謹按周禮原文本作會禮故鄭注直以會合財貨
釋之若經文是禴字則為禴禳之禴非會合之會鄭

君必云禮讀爲會矣鄭無讀爲會之文知其所據本
正作會也因會禮連文傳寫者涉下禮字從示故亦
誤從示耳詩關雎篇展轉反側展字因下轉字而誤
加車旁采薇篇猥允之故允字因上猥字而誤加大
旁古書類此者多矣大行人云致禮以補諸侯之災
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命犒禮之其禮字竝從示皆
沿此文之誤陸氏釋文亦作禮則此字之誤久矣觀
賈疏云云是其所據本不誤蓋經文是會字故惟有
會合財貨及會諸侯之兵二義若是禮字則尙有禮
讓一義賈氏何不及之乎

五命賜則

注曰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元謂則地未成
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
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
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
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

越謹按先後鄭說皆本王莽諸公一同侯伯一國子
男一則之說然於古實無所據莽制正因周禮此文
而竊用之未必其與古合也今依周禮說之太宰職
曰以八則治都鄙鄭君解都鄙曰公卿大夫之采邑

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太史職亦曰掌則以逆都鄙之治然則此所賜之則卽太史所掌之則蓋與之采邑卽并其所治之則而亦與之故曰賜則也載師職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注曰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是采地有三等此云五命賜則當以大夫而言賜則自大夫始也先鄭訓則爲法正得其義但謂出爲子男則失之後鄭解爲地未成國之名此莽制非周制也及葬其裸器遂狸之鬱人

注曰遣奠之彝與瓚也狸之於祖廟階閒明奠終於此疏曰知葬其裸器據遣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裸器也此卽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是也樾謹按遣奠之後狸其裸器經無明文疏引司尊彝文爲證鄭彼注曰奠者朝夕乃徹也疏云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然則所謂狸之者亦無塙證矣今按鬯人職云凡裸事用概注云裸當爲埋字之誤也鬱人與鬯人兩職相連疑此文裸字本亦作狸狸器卽

謂明器也明器之屬有宐由鬱人共之者則鬱人共之而遂狸之也上文云大喪之溲共其肆器注曰肆器陳尸之器狸器與肆器文義一律因涉上文掌裸器而誤為裸遂并下文鬯人職之狸事而亦誤為裸事矣鄭君於裸事既正其誤而于此文裸器未能是正學者所宜舉一而反三也

雌彝

司尊彝

注曰鄭司農云雌讀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元謂雌禺屬印鼻而長尾

樾謹按蛇虺之虺於義固無所取至雌乃獼猴之類

古人亦何取而象之哉疑此字實當為隼翼氏掌攻猛鳥注曰猛鳥鷹隼之屬然則虎彝隼彝皆取其猛司常掌九旗之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旗彝之有取於虎隼猶之乎旗旗矣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燬惡

天府

注曰問事之正曰貞鄭司農云貞問也

樾謹按此當從司農說乃貞字本義也說文卜部貞卜問也從卜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是貞字實無正義其訓正者即讀貞為正乃古文段字也相沿既久而本義為良義所奪鄭君轉疑司農舊說

之未安遂足成其義曰問事之正曰貞失之矣

纁藉五采五就

典瑞

注曰就成也鄭司農云五就五币也一币為一就

樾謹按此亦當從司農說就讀為集詩小旻篇是用

不集毛傳曰集就也韓詩正作是用不就蓋就與集

一聲之轉故聲近而義通集之言雜也孟子公孫丑

篇是集義所生者趙注曰集雜也古謂一匝為一雜

淮南子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雜

币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币說苑脩文篇如矩之

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三雜即三币

也雜從集聲币謂之雜故亦謂之集司農讀就為集

故以币訓之後鄭改訓為成失之矣至弁師職云就

皆五采玉十有二注曰就成也繩之每一币而貫五

采玉則既訓為成又依先鄭為說初未得其義也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

冢人

注曰為尸者成葬為祭墓之尸也鄭司農云始窆時

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疏曰不從先鄭者見小

宗伯云卜葬兆甫窆哭之又云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下乃云成葬而祭墓為位據彼文則初穿地時無祭

後鄭不從先鄭

樾謹按初穿地時無祭墓事固也然遂爲之尸卽承甫竈而言下乃云及竈又云及葬又云及窆其文皆有次第不得于甫竈之下卽言成葬祭墓之事且下文言凡祭墓爲尸然則成葬祭墓而家人爲尸從可知矣何必於此豫言之乎尸因祭而立此文初不言祭何以言遂爲之尸乎疑後鄭所說亦未爲得也今按爾雅釋詁曰尸職主也郭注引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曰誰其尸之是凡主其事皆得稱尸甫竈遂爲之尸者遂爲之主也言家人主其事也先後鄭

誤以爲祭祀之尸故所解皆失其義耳

大濩 大司樂

注曰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 疏曰言濩者卽救護也救護使天下得其所也

樾謹按漢書禮樂志及風俗通聲音篇竝曰濩言救民也賈疏卽用其義然實非鄭意也鄭蓋讀爲獲故以得所爲說得字正釋獲字

以享先妣

注曰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

經十三
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妣
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神之

樾謹按周人之祀先妣自來不得其說竊疑姜嫄乃
帝嚳之妾非其正妃而實生后稷爲周人所自出以
其爲周人所自出故不可以無廟以其爲帝嚳妾故
不可以配帝嚳於是別立廟以祀之禮以義起也魏
文帝納袁熙妻甄氏實生明帝明帝卽位追尊爲文
昭皇后於是三公奏曰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
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
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夫以魏人之尊

甄后以姜嫄爲比則姜嫄爲帝嚳之妾明矣當時文
帝之廟自有文德皇后郭氏爲之配故別立廟以祀
甄后正周人祀先妣之義也魏人去古未遠疑必有
所依據矣

詔來瞽舞

樂師

注曰鄭司農云瞽當爲鼓皋當爲告呼擊鼓者又告
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元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
者來入也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樾謹按先後鄭之義皆以詔來瞽爲一事皋舞爲一
事然據太祝職云來瞽令皋舞似皋舞卽屬瞽者鄭

彼注云皋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若
然但云來瞽舉舞文義已足不必言令矣鄭注殆非
也今按舞當讀爲武古舞武通用鄉大夫職以鄉射
之禮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論語八佾篇馬注引作
五曰興武卽其例也武乃步武之武皋者緩也哀二
十一年左傳魯人之皋杜注曰皋緩也然則皋武者
猶言緩步也禮記曲禮篇曰堂上接武瞽人升堂作
樂亦宜接武而行故詔之使舒緩也舉步舒緩謂之
皋猶發聲舒緩謂之皋儀禮士喪禮曰皋某復注曰
皋長聲也是其義也太祝職來瞽令皋舞義與此同

殆亦所謂固相師之道者與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注曰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倡
書亦或爲倡

樾謹按此當從故書作昌卽唱之古文也說文口部
唱導也從口昌聲夫昌字籀文作昌其字本從口小
篆變而從日卽從口之意也而唱字又從口重複無
理疑古字止作昌蓋日出而人聲作故其字從日從
口會意而其義則爲導也廣雅釋詁曰昌始也又曰
昌盛也蓋一聲旣作衆聲從之故訓始又訓盛今經

傳昌盛字作昌而昌始字皆以倡為之周禮故書獨存本字先鄭反破從倡失之矣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

世奠繫

瞽矇

注曰故書奠或為帝杜子春云帝讀為定其字為奠書亦或為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元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

越謹按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世繫謂

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誦之此經杜注與彼先鄭不殊亦以帝繫世本解世繫二字且曰誦世繫以戒勸人君疑經文本當作奠世繫與小史職同因故書段帝為奠涉杜注帝繫之文誤為世帝繫又依杜義讀之遂為世奠繫而後鄭據以作注乃曰世之而定其繫於文義甚為不安矣荀子禮論篇曰其銘誅繫世敬傳其名也繫世即世繫也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

磬師

注曰杜子春讀縵為怠慢之慢元謂縵讀為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

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

樾謹按慢聲者大司樂之所禁何得反教之乎杜子春所讀誠非矣至後鄭之說義亦未安下文云凡祭祀奏縵樂豈祭祀所奏專以雜聲為重乎縵當讀為曼而饋之曼荀子正論篇曼而饋楊倞注曰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是曼者萬之段字宣八年公羊傳曰萬者何于舞也何休曰于謂楯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萬既是篇章之名故主乎舞而言之謂之萬舞主乎樂而言之謂之萬樂凡言萬舞者謂舞萬樂也

磬師主教萬樂燕樂之鍾磬萬樂者于舞之樂武樂也燕樂者房中之樂文樂也古音萬讀如曼爾雅釋草蔓青釋文曰蔓音万即其例也荀子段曼為萬周官段縵為萬竝古書段借之常杜鄭所讀胥失之矣鍾師職曰掌鼗鼓縵樂詩那篇曰庸鼓有繹萬舞有奕此即鼓縵樂之證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太卜

注曰運或為緝當為輝是視祲所掌十輝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卜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此術今亡

經十三
樾謹按上文經兆卽以三卜言經卦卽以三易言此文經運宜亦以三夢言乃以視祲之十輝當之失其義矣運當讀爲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司馬本作天員是其證也古運員聲近說文見部覲從見員聲讀若運然則運之通作員猶覲之讀若運矣說文員部員物數也漢書高惠高后功臣表坐事國人過員師古注曰員數也其經員十者其經數有十也三夢以員言猶三卜以兆言三易以卦言也鄭注失之

四曰寤夢

占夢

注曰覺時道之而夢 疏曰以其字爲覺寤之字故

知覺寤時道之睡而夢也

樾謹按上文三曰思夢注曰覺時所思念之而夢若依此注則思夢亦可謂之寤夢矣鄭君所說殆未得也今按寤夢者寤而夢也謂不寐而夢也僖十年左傳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杜注曰忽如夢而相見十五年傳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注曰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然則狐突之夢豈非所謂寤夢乎

五曰闔

眡祲

注曰鄭司農云闔日月食也

樾謹按周禮所謂闔卽春秋所謂晦也僖十五年己卯晦成十六年甲午晦公羊傳竝曰晦者何冥也是其事也先鄭竟以日月食釋之未得其旨

掌六所以同鬼神示 大祝

注曰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

樾謹按鄭解同字非也同猶通也說文行部衙通街也竹部筒通簫也街之通者謂之衙簫之通者謂之筒衙筒竝從同聲是同有通義也以同鬼神示猶曰以通鬼神示下文曰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彼

言通此言同文異而義不殊也必曰鬼神示不和故以祈禮同之失之迂曲矣

贊徹贊奠 小祝

注曰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

樾謹按古人之文固有到言之者大宗伯職曰以肆獻裸享先王若以次第而言則裸最在先獻次之肆又次之也大祝職曰隋豐逆牲逆尸若以次第而言則逆尸最在先逆牲次之隋豐又次之也此經贊徹贊奠文與彼同古人自有此例無義理也鄭必曲爲之說於大宗伯職則曰逆言之者與下其文明六享

俱然於大祝職則曰既隋豐後言逆牲容逆鼎於此
經則曰明所佐大祝非一皆非經意此經下文曰凡
事佐大祝則所佐非一自有明文何必到文以見義
且到言奠徹又豈足以見義乎

禡牲禡馬 句祝

注曰杜子春云禡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
牲元謂禡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
充為馬祭求肥健

樾謹按禡字蓋即禱之古文禡從周聲故亦從壽聲
玉篇巾部禡字下更出禡字曰同上禡之為禱猶禡

之為禡也說文示部分禡禱為二禱篆曰告事求福
也禡篆曰禱牲馬祭也蓋即因此經而誤又出駟篆
為禡之或體則孳乳浸多非古字矣且其引詩既禡
既禡今詩吉日篇及爾雅釋天皆作禱足證禡禱之
同字杜子春訓禡為禱乃以今字釋古字耳鄭讀如
誅者周聲與朱聲古亦相近集韻引廣雅誅詛也誅
字疑亦禡字之異文鄭以禡有朱音故以誅伐之誅
擬其音而以侏大之侏釋其義然侏字不見于說文
侏大之訓亦無所據惠氏士奇禮說引太元修侏侏
為證按太元童次七修侏侏比於朱儒范望注曰侏

侏無所知也朱儒未成人也修長也七為無道雖長大而不學道侏侏然若未成之人也是侏侏為無知之貌非長大之貌惠說失之矣漢時侏大之義疑即姝字之引申義詩靜女篇靜女其姝毛傳曰姝美色也說文女部姝好也凡有美好義者皆有大義美字從大即其例也然此經調字必讀如誅而訓為大義實未安固不如仍從杜說之為得矣

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恆

司巫

注曰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元謂恆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

施為

穢謹按杜義固未得鄭說亦有未盡巫恆蓋即先巫也造即類造之造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杜子春曰造祭於祖也此云造巫恆蓋用類造之禮祈禱之也龜人職云祭祀先卜注曰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然則巫恆言造者尊之如祖也鄭以巫恆為先巫之故事宜不得造字之解矣

及道布

注曰杜子春云道布新布三尺也或曰布者以為席

也元謂道布者爲神所設中中雷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

樾謹按杜鄭之義均于道字無所發明據或說布者以爲席則道字當讀爲簞道與簞雙聲字儀禮士虞禮記中月而禫注曰古文禫或爲導禮記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曰禫或皆作道然則道之通作簞猶道與導之通作禫也說文竹部簞竹席也簞布者言以布爲席也以布爲席故卽段簞席之名而名之曰簞布矣或說蓋禮家舊說因其字段道爲之其義遂晦故後鄭不之從耳又士喪禮商祝執功布注曰執

之以接神然則此道字或當爲導引之導蓋亦執以接神者與

及菹館

注曰杜子春云菹讀爲鉏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爲菹館或爲菹飽或曰菹飽茅裹肉也元謂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越謹按杜鄭之說義均未安館字實飽字之誤當從或說作菹飽菹者苴之段字飽者苞之段字苴苞卽苞苴也禮記曲禮篇注曰苞苴謂編束菹葢以裹魚肉也或以茅少儀篇注曰苞苴謂編束菹葢以裹魚肉也

皆與或說合苞苴所以饋遺祭祀之有苞苴始所以
卑輝胞翟闔者與

春招弭以除疾病

男巫

注曰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元謂弭讀為救字之
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

懃謹按經文弭字當作彌注文彌字當作弭蓋經文
作彌而杜子春讀為弭兵之弭左傳弭兵字作弭不
作彌也因經文誤作弭遂改注文作彌兵而義不可
通矣後鄭不從杜讀而改讀為救小祝職云彌蒺兵
注曰彌讀曰救救安也正與此同彼經作彌知此經

亦作彌也儀禮士喪禮注曰巫掌招彌以除疾病卽
用此經之文可據以訂正

頒告朔于邦國

大史

注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
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
朔布告天下諸侯

懃謹按告字衍文也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則經文
本無告字明矣注又云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
乃因天子頒朔而終言之也頒之者天子之事告而
受行之者諸侯之事若合言之曰頒告朔于邦國文

不成義矣司農讀頒為班訓班為布而曰布告天下諸侯此乃以告字足成布字之義非因經文有告字而以布告釋之也大戴禮小辨篇盧辯注引此經作頒朔于邦國可據以訂正經文告字蓋即涉注文兩告字而衍然注文兩告字義實不同依後鄭告字之義當以告朔連文依先鄭告字之義當以頒告連文若使經文本有告字而先後鄭各為之說則義既乖異讀亦不同後鄭必有破先鄭之語何得不置一詞乎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保章氏

注曰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疏曰云水旱降豐荒者水旱降為荒凶也風雨降為豐吉也懋謹按以水旱降豐荒五字連讀甚為不辭疏又增出風雨字更非經文所有矣此當以辨吉凶水旱為句降豐荒之祲象為句蓋既以雲色辨其吉凶水旱因即下其狀於邦國使知所備也下文云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此云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猶彼云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也此云降豐荒之祲象猶彼云命乖別之妖祥也可證舊讀之非矣

然禛 中車

注曰然果然也 疏曰果然獸名是以賈氏亦云然獸名也

樾謹按果然似不得但謂之然且果然之獸不見於他經于義亦無所取賈氏但以爲獸名蓋不詳其何獸也今按然當讀作麇然與麇聲相近史記貨殖傳計然越絕書作計倪吳越春秋作計硯卽其例也國語魯語獸長麇麇韋注曰鹿子曰麇論語鄉黨篇素衣麇裘釋文曰麇鹿子也上文藻車乃旣練所乘而用鹿淺毛爲禛此駮車爲大祥所乘故用鹿子之皮

爲禛蓋視鹿淺尤細矣據說文鹿子本當作麇而經典每通作麇此作然者又其段字也鄭以果然釋之非是

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凡以神仕者

注曰杜子春云禴除也元謂此禴讀如潰癰之潰樾謹按女祝職云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鄭彼注曰禴猶刮去也此說甚合禴字之義說文刀部劓斲也禴卽劓字以神道言之故不從手而從示猶禳卽攘字以神道言之故不從手而從示也鄭於女祝職注曰禳攘也然則禴劓也讀禴爲潰雖亦依聲爲訓而

義轉迂矣

司燿夏官序官

注曰故書燿爲爇杜子春云爇當爲燿書亦或爲燿燿爲私火元謂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燿火謂熱火與

樾謹按此當從故書作爇杜讀非也燿乃烜之正字說文火部燿取火於日官名從火霍聲重文烜曰或從亘蓋亘聲與霍聲相近故正篆從霍或體從亘也疑秋官司烜氏或作司燿氏學者不知烜燿之同字轉因燿與爇字形相似謂彼司烜之作司燿乃此司

爇之異文遂有改爇爲燿者而杜子春誤從之耳司爇自掌行火之政令與秋官司烜氏掌取明火明水者職本不同許君所據周禮秋官正作司燿氏淺人因今本周禮夏官作司燿遂于許書從火霍聲之下增益其文曰舉火曰燿周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夫許君明言取火于日官名乃不引掌取明火者爲證而反引掌行火政令者爲證何也可知其非說文之舊矣

環人

注曰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

樾謹按鄭意蓋讀環爲還故訓爲卻然以勇力卻敵而謂之還義實未安據其職曰掌致師察軍隱環四方之故是環與察同意蓋取圍環巡察之義故與候人之職相連候者候望環者環行也使之周行四方若循環然四方有變無不知之是謂環四方之故鄭注曰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夫環人止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二人耳安能卻之乎至秋官環人取環守之義雖其職不同然其取義於環則一也若從鄭注不可通於彼矣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

注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樾謹按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皆校人之事至巫馬之職但云掌養馬疾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無一字及祭然則巫馬非巫也巫猶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鮓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蓋醫之先亦巫也說文酉部曰古者巫彭初作醫是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其字亦或從巫爾雅釋地醫無閭釋文曰李本作醫是也巫馬

卽馬醫因其所屬有醫四人故於其長尊之曰巫耳其職曰相醫而藥攻馬疾蓋巫醫不自醫使醫四人治之而自相助之猶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其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疔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是亦不自醫也醫師尊故言使巫馬卑故言相也

土方氏

注曰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
樾謹按土當讀爲度此官主相度四方故曰度方氏其職云以土地相宅注曰土地猶度地是鄭意正以

土爲相度之度乃於此注曰主四方邦國之土地又似以本字讀之者失之矣土度古通用說見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

譚人

注曰譚人主譚序王意以語天下

樾謹按譚序之言未知何解釋文云譚與探同鄭意殆未必然也據其職云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曰誦曰道曰語皆言說之義疑譚字當讀爲譚說文言部談語也無譚字蓋古或段譚爲談因又變其字作譚耳莊子則陽篇夫子何不

譚我于王乎釋文引李注曰譚說也莊子原文當亦作譚傳寫者因其是談說字變而從言此譚人之譚則以不得其解而轉存其古字也

暴內陵外則壇之

大司馬

注曰壇讀如同墀之墀王霸記曰置之空墀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

檄謹按先後鄭說義均未安說文金部鐘伐擊也疑壇卽鐘之段字蓋亦攻伐之名與上文賊賢害民則伐之義相近也

放弑其君則殘之

注曰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

檄謹按殘當讀爲秋官翦氏之翦鄭彼注曰翦斷滅之言也古或以踐爲之書序遂踐奄鄭注曰踐讀爲翦是也又或以殘爲之史記周本紀作殘奄是也翦從前聲與戔聲相近詩甘棠篇勿翦勿伐釋文引韓詩作勿剗勿伐是翦字古或作剗與殘踐同聲故得通用成王翦奄正用大司馬法也成二年左傳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王霸記所謂殘滅其爲惡者猶云翦滅其爲惡也依說文則字當作戩戈部戩滅也詩曰實始戩商今詩閟宮篇作翦商凡言翦滅者皆戩

之段字作踐作殘又翦之段字矣
鼓皆駮

注曰疾雷擊鼓曰駮 釋文曰駮本亦作駮

樾謹按說文無駮字大僕職曰始崩戒鼓注曰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故書戒爲駮是其字本作戒擊鼓所以警戒其衆故卽名擊鼓爲戒鼓故書作駮乃段字也傳寫者因駮字從馬遂并戒字而亦從馬因變其字爲駮矣是故戒者本字駮者段字駮者俗字也上文曰鼓戒三闕與此駮字同義
凡宰祭與鬱人受筭歷而皆飲之 量人

注曰鄭司農云筭讀如嫁娶之嫁筭器名元謂筭讀如嘏尸之嘏 疏曰疏已具於鬱人職但此有歷字者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

樾謹按先後鄭均不解歷字賈疏雖有解然義甚未安歷當讀爲歷楚辭大招篇曰吳醴白粢和楚歷只王逸注曰歷清酒也廣雅釋器亦曰歷酒也受筭歷而皆飲之者謂王酌尸尸嘏王量人與鬱人受其卒爵之酒而皆飲之也因段歷爲歷遂失其義耳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
注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

樾謹按所謂位者非必因射入見而後有位也下文
曰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豈亦
因射而有事乎蓋此職自掌其治達以上皆不專繫
於射其下云以射灋治射儀乃始言射耳所謂三公
孤卿大夫之位凡賓客喪紀軍旅皆有之所包者廣
其使射人掌之者射之言序也以六書之例言之射
與謝同聲詩崧高篇于邑于謝潛夫論志氏姓篇引
作于邑于序射之通作序猶謝之通作序故孟子滕
文公篇曰序者射也射有序義故使序次公孤卿大
夫之位注家因其官爲射人乃專以射言之失之拘

矣此職之末所言自會同朝覲作大夫介以下皆與
射事無涉然則職首所言何必專屬射乎又曰大喪
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正與掌公孤卿大夫之位其事相同以射有次序之
義故使比其廬也

士弔三揖

司士

注曰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

樾謹按鄭意以西南鄉解弔字殆非也說文上部弔
溥也是弔之義爲溥徧士弔三揖者士賤不得與大
夫同大夫以其等旅揖士則但以三揖示溥及之意

不以其等也男巫職曰旁招以茅此旁字義與彼同
歐方良 方相氏

注曰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
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樾謹按鄭君泥大石之文其說轉迂曲據魯語曰
木石之怪曰夔蚺蚺水之怪曰龍罔象賈注謂有夔
龍之形而無實體然則罔兩罔象其義一也楚辭哀
命篇神罔兩而無舍王注曰罔兩無所依據貌也文
選洞簫賦罔象相求李注曰罔象虛無罔象然也蓋
皆疊韻連語爲恍惚窈冥之義以其似夔非夔而謂

之夔罔兩以其似龍非龍而謂之龍罔象罔象與罔
兩聲近而義通罔兩非必專屬木石罔象非必專屬
水也韋昭注國語以蚺蚺爲山精而宣三年左傳杜
注則曰罔兩水神許氏說文虫部曰蚺蚺山川之精
物也又兼山川而言之是罔無一定之所在矣此經
曰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是其所歐者卽壙
中之罔兩豈必因木石而有乎
相醫而藥攻馬疾 巫馬

疏曰疾則以藥治之

樾謹按如疏義則當云以藥攻馬疾文義方足不得

但云藥攻馬疾也藥當讀爲瘵說文疒部瘵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也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蓋二字聲近而義通藥攻馬疾者療攻馬疾也藥與攻同義非謂藥物也

正校人員選

度人

注曰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

樾謹按員選皆數也說文員部員物數也選通作算說文竹部算數也正校人員選者正校人之數也古選算通用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

作不可算也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傅贊作何足選也竝其證也鄭以本字讀之而訓爲選擇失之矣

其浸潁湛

職方氏

注曰湛或爲淮

樾謹按湛與淮形聲皆不相近無由通借淮乃滌字之誤卽古文湛字說文水部湛從水甚聲又出重文滌曰古文疑周禮故書本作潁淡許君所載古文卽本之周禮傳寫誤作淮耳

辨其丘陵墳衍遠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遠師

注曰物之謂相其土宜可以居民立邑

樾謹按鄭君於名字斷句非也王氏引之從王安石說以名物連讀而謂之可以封邑者句上有闕文當云地之可以封邑者說詳經義述聞今按名物連讀是也謂有闕文非也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兩之字皆蒙丘陵墳衍遠隰而言蓋既辨其丘陵墳衍遠隰之名物又辨其丘陵墳衍遠隰之可以封邑者若分言之則於文累矣故總言辨其丘陵墳衍遠隰於上而以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分承於下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 大司寇

注曰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 疏曰言反于中國者虞書有五宅三居彼不在中國此則反還於故鄉里也

樾謹按此以圍土聚教罷民但寘之圍土而未嘗屏之遠方乃曰其能改者反于中國義不可通矣疑此文當以反字絕句其能改者反與下文其不能改而出圍土者殺正相對成文于中國不齒三年七字爲句中國者國中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哀十四年傳曰非中國之獸也國語吳語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凡言中國者

竝猶國中也于中國不齒三年謂三年不齒于國中
也鄭君既失其讀宜中國二字賈氏不得其解矣
以兩造禁民訟

注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疏曰訟謂以財貨相告
者以對下文獄是相告以罪名也此相對之法若散
文則通

樾謹按鄭君所說獄訟二字之義未知何據若以經
文言之殆當兩易其說此云以兩造禁民訟是以罪
名相告者下云以兩劑禁民獄是以財貨相告者何
以明之據小宰職云聽賣買以質劑質人職云凡賣

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是質劑乃賣買所
執以爲信者故凡以財貨相告必使各齎質劑以察
其信否士師職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是其義也此言以兩劑禁民獄卽司市職所謂以質
劑結信而止訟彼言訟此言獄正所謂散文則通耳
凡以罪名相告則但使訟者皆至己足斷之矣故曰
以兩造禁民訟若以財貨相告則雖其人皆在非有
質劑不能決也故曰以兩劑禁民獄鄭君所說似乎
倒置矣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濃治之

士師

注曰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條教是爲荒別之漙元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

樾謹按先鄭之說義無所據後鄭近之然讀辯爲貶亦甚未安辯當讀爲變周易坤文言傳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廣雅釋言曰辯變也莊子逍遙游篇而御六氣之辯釋文曰辯變也是辯與變聲近義通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曰辨本作變然則段辯爲變猶段變爲辨矣

荒變之法謂因凶荒而變改正所謂權時法也權猶變也後鄭得其義未得其字耳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朝士

注曰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

樾謹按先鄭之意蓋讀軍字絕句故言羣輩若軍然盜賊軍三字甚爲不辭今按軍者圍也說文車部軍圍圍也從車從包省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曰軍圍也四千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字從勺音補交反包車爲軍市自爲師皆字意也是軍字從勺本有圍義

故廣雅釋言曰軍圍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者言盜賊倚恃其衆圍鄉邑及家人也人字兼蒙鄉邑而言鄉有鄉之人邑有邑之人家有家人之人也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

掌四

注曰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救且當以付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箸之也

樾謹按下文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然則親貴之人有罪刑殺猶不適朝此庶姓無爵者乃必奉而適朝何也疑此文當以奉而

適朝士爲句蓋旣告刑於王卽奉之而適朝士朝士掌外朝之灋適朝士者示刑人殺人之命皆從朝出也奉而適朝士與下文奉而適甸師氏文義一律加明梏者卽朝士加之也鄭君誤於朝字斷句遂以士爲鄉士近于臆說矣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注曰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

樾謹按經文凡字衍文也此以斬殺戮爲一事傷人見血而不以告爲一事攘獄爲一事過訟爲一事皆

蒙上司字爲文故注云察此四者若傷人見血上有
凡字則是總冒下三事而於掌司斬殺戮不相蒙矣
鄭注當言三者不當言四者也下文禁暴氏掌禁庶
民之亂暴力正者橋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
告而誅之文法與此正同注曰此三者亦刑所禁也
彼文疊用三者字中間無凡字然則此文亦無凡字
明矣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冥氏

注曰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

樾謹按備之訓搔于義未聞疏家亦不得其說疑此

文當于革字斷句齒須備三字自爲句謂齒須之屬
亦備獻之也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
二牢庶具百物備與此文法正同

春始生而萌之 雍氏

注曰故書萌作蕘杜子春云蕘當爲萌謂耕反其萌
牙元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

樾謹按經文若言萌之則止是萌牙耳無以見其爲
反之爲斫之也杜鄭之說均不可通萌當從故書作
蕘釋名釋宮室曰蕘蒙也在上蒙覆屋也然則蕘之
者蒙之也謂耕反其萌牙而以土蒙覆其上也子春

所說正得其旨而破蕘為萌則反失之矣蕘之為蒙猶瞽之為蒙眊注曰瞽日月瞽瞽無光也釋名釋天曰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知瞽瞽即蒙蒙則知蕘之即蒙之矣

歸賑以交諸侯之福 大行人

注曰交或往或來者也

樾謹按鄭說非也交當為效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又昭二十六年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正義曰效者致與之義歸賑以效諸侯之福謂以致諸侯之福也大戴記朝事篇

作教廣雅釋詁釋名釋言語竝曰教效也是教與效

義通

殷相聘也 大行人

注曰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

樾謹按大宗伯職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覲曰視鄭君解殷見曰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解殷覲曰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是殷字有此二解大行人職云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即殷見曰同也殷覲以除邦國之慝即殷

覲曰視也此文殷相聘也鄭又別訓為中而所說又不了今按注云又於殷朝者及蓋在殷見之前一年也六服諸侯以明年天子當巡守或不巡守則當殷見於王於是各使其卿聘焉以其與殷見之年數相同故亦以殷言之賈疏據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即用以說此經非經意且非注意夫三年為時甚近安得云久無事乎先鄭又引春秋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為證按孟僖子如齊在昭公九年上距襄二十一年叔老聘齊二十一年若依周制當二十四年而再殷聘春秋時天子不巡守諸侯不殷見又何殷聘之

有因其相距已二十一年與再殷聘之期相近故即段以為名耳

夫人致禮

掌客

懋謹按經文夫人致禮於上公則八壺八豆八籩於侯伯亦八壺八豆八籩於子男則六壺六豆六籩此必誤也以上文例之降則公侯伯子男遞降如食四十簋十豆四十之類皆是也不降則公侯伯子男皆不降如鼎簋十有二是也未有侯伯不降而子男獨降者疑致禮侯伯為六壺六豆六籩子男為四壺四豆四籩據聘禮夫人致禮于賓六豆六籩六壺于介

則四豆四邊四壺降殺以兩卽其例也因侯伯之六壺六豆六邊上半闕壞而成八字則與上公同於是學者疑子男四壺四豆四邊大相縣絕遂臆改爲六矣

妨胡之笱 考工記

注曰妨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杜子春云妨讀爲焚咸上之焚書或爲邠妨胡地名也

樾謹按此當從或本作邠乃汎之段字也說文水部汎西極之水也從水八聲爾雅曰西至汎國謂四極今爾雅作邠與此經同邠胡蓋西戎國名燕之角荆

之幹妨胡之笱吳粵之金錫經文舉此四者自有條理燕北荆南妨胡西吳粵東也後鄭以楚旁之胡國當之失其義矣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輸人

注曰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

樾謹按矩所以爲方非所以刻物而識之也先鄭所讀非是當仍從故書作距而讀爲舉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紀錄之也然則舉其陰陽卽紀錄其陰陽也作距者段字耳爾

雅釋木榦柜柳釋文曰柜郭音舉然則距之讀爲舉
猶柜之讀如舉矣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一

輸人

注曰不漆其踐地者也

榦謹按記文止言漆其一所漆者爲踐地一邊抑爲
建輻一邊記固無文也所以無文者以下文見之也
下文榦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穀長夫曰漆內則
漆必在外其爲踐地一邊可知也凡木漆之然後耐
久故弓人曰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車牙踐地一邊
必漆之者非以爲觀美也正以其行泥淖中恐易朽

腐耳注反謂不漆其踐地者失之矣

于上之擗謂之隧

鳧氏

注曰擗所擊之處擗弊也隧在鼓中窞而有光有似

夫隧

榦謹按注以夫隧釋隧字非也隧當讀如匠人廣二
尺深二尺之遂下文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
而圍之字正作遂可證也釋文於匠人出隧字曰隧
音遂本又作遂蓋隧卽遂之俗字一簡之中正俗錯
見傳寫異耳爲遂之法六分其厚以其一爲深注曰
深謂窞之也窞故以遂名之注乃謂窞而生光有似

夫隧失之矣夫造鍾時但有窅無光也安得逆計後日之必生光而爲之名乎

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匠人

注曰鄭司農云更善也

樾謹按更之爲善猶易之爲善也周易繫辭傳辭有險易釋文引京房曰險惡也易善也易與更同義變謂之更亦謂之易善謂之易亦謂之更正古訓之展轉相通者疏家未得其義

山以章水以龍畫績之事

注曰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麋爲獐龍水

物在衣

樾謹按畫績之事皆言作畫之法故有土有天有水與虞書十二章迴殊說者必以十二章爲說遂以龍爲山龍之龍而并破章爲獐以對之失之甚矣今按龍當讀爲虯玉人之事曰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爲虯卽其例矣周易說卦傳震爲龍鄭注亦讀爲虯謂取巳出時色雜然則山以章水以虯皆以色言也章之言明也陽之象也成五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山者陽精故山以章也虯之言蒙也陰之象也淮南子天文篇曰陰氣爲水故水以虯也此言畫山者以明

顯爲貴畫水者以幽晦爲宜耳龍與蒙通周易雜卦傳蒙雜而箸蒙雜卽龍雜也龍雜謂之蒙蒙昧謂之龍古訓相通大率如此山以章水以龍正對文成義鄭君不破龍爲龍而反破章爲獐夫山中之物莫尊於虎故澤國用龍節山國用虎節若水必以龍則山必以虎何取於獐而畫之乎

凡畫績之事後素功

注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

樾謹按鄭解後功二字未得其義玉人璋邸射素功司農云素功無琢飾也然則素功不專以畫績言凡

不畫績者不雕琢者皆謂之素功畫績

言其居素功之後也禮記郊特牲篇洒

明水之尙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

反女工之始也莞草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尙

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

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皆足證明後素功之義記

人於畫績一章特以此言結之正貴上九飾終反素

之義孔子言繪事後素義亦如此近解謂先以粉地

爲質則當云繪事先素矣

侯用瓚 玉人

注曰瓚讀爲餐餐之餐龍瓚將皆雜名也

懋謹按餐字說文所無蓋卽飧字也詩伐檀篇正義引說文曰飧水澆飯也今說文無此語然水澆飯爲飧則古有此義故伐檀篇釋文引字林曰飧水澆飯也玉篇食部曰飧水和飯也釋名釋飲食曰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竝其證也疑古本說文作飧舖也從夕食一曰水澆飯也又出重文飧曰飧或從水今本缺一曰水澆飯也六字而重文飧又移置餐篆之下皆非許書之舊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餐字從尸從水尸者夕之變也水者水之變也蓋其字從夕從

水合飧飧兩體而一之耳飧爲水澆飯故有雜義玉篇以爲水和飯和與雜義相近也玉篇又有飧字亦卽飧字也篆文飧作飧夕在食上引而長之則成餐矣又加水於其中則成餐矣顧野王以餐爲饋古文蓋因古書或段飧爲饋故誤耳瓚之通作飧猶飧之通作饋也王氏經義述聞不知餐卽飧字而以爲字當作餐從食展省聲近于臆造矣

參分其刃以設其刃

矢人

注曰刃二寸 疏曰知刃二寸者以其言參分其刃以設其刃不可參分取二分作四寸刃明知參分取

一得二寸爲刃故知刃二寸
樾謹按如疏義則當云參分其羽以爲刃長不當言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也且羽長六寸但曰參分其羽
將取二分乎抑取一分乎古人之辭不應若是之鶻
突也今按分字衍文也記文本云參其羽以設其刃
刃者兼鋌而言之也羽長六寸三六一尺八寸加鋌
一尺刃二寸適合矢長三尺之數故曰參其羽以設
其刃明設鋌刃在一尺八寸之外也上文云五分其
長而羽其一此就全矢計之若除去鋌刃一尺二寸
則參分其長而羽其一矣所謂參其羽以設其刃也

後素功

誤衍分字義不可通矣

矢人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注曰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
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樾謹按矢無知之物何驚之有鄭說非也但當讀爲
顛玉篇頁部曰顛動也弗之能顛者弗之能動也眾
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四體寒動謂之顛顛矢遇風而
動猶人中寒而顛故言顛也顛從亠聲但從亠聲故
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訓曰戰戰動也戰卽顛之段字
戰與憚竝從單聲今書以憚爲顛猶爾雅以戰爲顛

矣

搏身而鴻梓人

注曰鴻備也

樾謹按訓鴻為備未詳其義疏亦無說鴻當讀為鳴說文隹部唯鳥肥大唯唯也或從鳥作鳴搏身而鳴者亦謂其肥大也作鴻者段字或學者多見鴻少見鳴而臆改之耳

則於眠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注曰匪采貌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

為撥飛讀為匪以似為發

樾謹按以似為發與上兩句不一律且經文必似鳴矣文義甚明若破似為發而曰必發鳴矣義轉未安下文云其匪色必似不鳴矣豈可曰必發不鳴乎然則此注殆必有誤疑故書廢字先鄭讀為撥後鄭以撥字無義改讀為發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文曰鄭作發是鄭君注論語亦讀廢為發正可為證也傳寫奪誤遂不可訂正矣

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注曰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為諸侯者

樾謹按諸侯當作侯氏此以詒女曾孫侯氏百福八字爲句曾孫侯氏四字相連成文禮記射義篇引詩曰曾孫侯氏是其證也鄭注本云曾孫侯氏謂女後世爲諸侯者經文侯氏字涉注文而誤作諸侯遂并改注文以從既誤之經文而莫之能正矣大戴記投壺篇載此辭曰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雖文有奪誤而正作曾孫侯氏可據以訂正

老牛之角紵而昔
注曰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犗理錯也元謂昔讀履錯然之錯

樾謹按昔字不必改讀古昔暗同字說文日部昔乾肉也然則紵而昔者紵而乾也上句云穉牛之角直而澤昔與澤義正相對廣雅釋詁燂乾也燂卽昔之俗字下文凡相膠欲朱色而昔與此同義

羣經平議卷十三

堂脩二七

樾謹按二字衍文也隋書宇文澄傳澄奏明堂議曰記云堂脩七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會楚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譬較古

樾謹按諸侯當作侯氏此以詩女曾孫侯氏百福
 字為句曾孫侯氏四字相連成文禮記射義篇引詩
 曰曾孫侯氏是其證也與注本云曾孫侯氏謂女後
 世為諸侯者經文侯氏字涉注而誤作諸侯遂非
 摩羅平類卷十三

俗字下文凡昧黠燈米色而昔與此同義

而韻昔與黠舞五昧樾韻與黠韻皆韻昔之
 肉也然俱參而昔昔餘而韻出上曰云韻牛之角直
 韻華與昔字不心如韻古昔韻同字韻文日韻昔韻



羣經平議卷十四

德清俞樾

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考

夏后氏世室

樾謹按世室即大室也世大古通用合五室而名之

故曰大室

堂脩二七

樾謹按二字衍文也隋書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曰
 記云堂脩七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
 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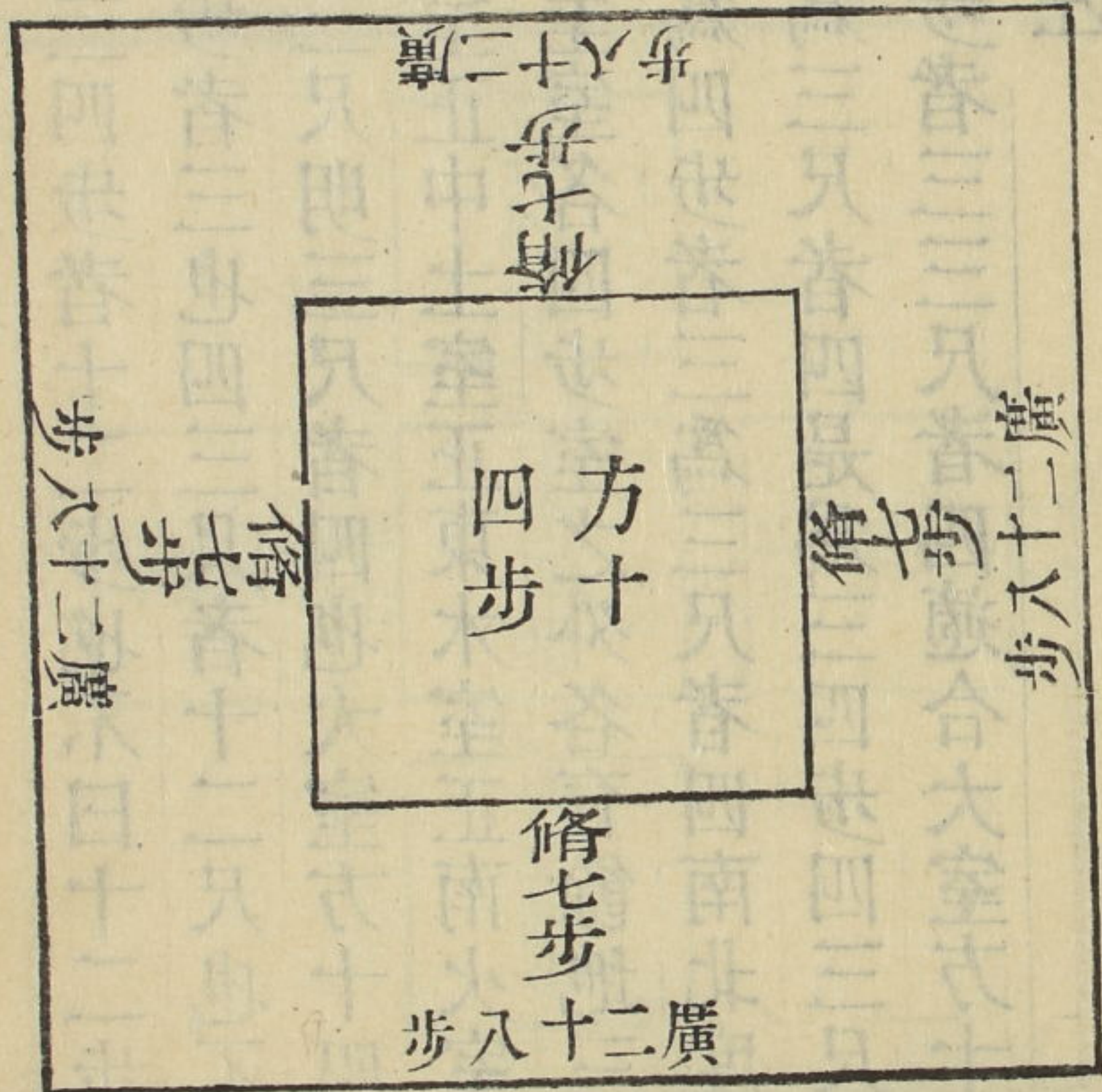
書竝無二字此乃桑閒俗儒信情加減然則隋時古
本竝作堂脩七鄭君所據之本亦當如是鄭意五室
皆在一堂之上疑堂脩七步不足容之以爲是記人
假設之數使人以七步推算非是止脩七步故下注
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以意說之謂設以二七
推算則是十四步也下注又云令堂如上制可見十
四步之數是鄭君假設若記文本作堂脩二七則是
實數如此何言令乎學者從鄭義作十四步遂增記
文作二七改經從注貽誤千古矣今以下文證之殷
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然則夏度以

步堂脩七步理無可疑當據宇文愷議訂正大室之
外四面有堂其南明堂其北元堂其東青陽之堂其
西總章之堂凡堂皆脩七步

廣四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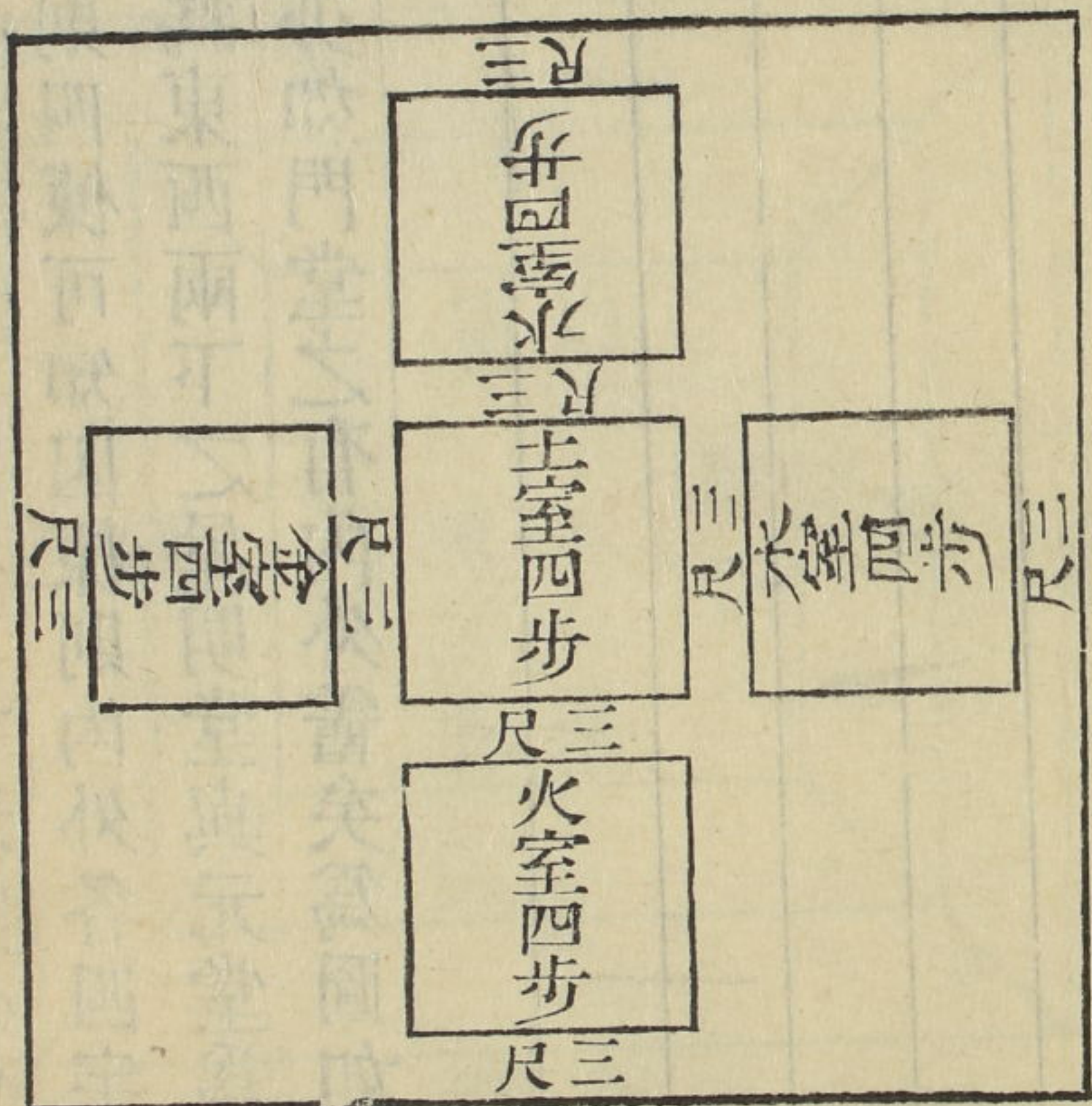
樾謹按廣四脩一者廣二十八步也堂脩一七其廣
四七廣之四脩之一也是謂廣四脩一雖然堂不已
廣乎曰此兼四旁兩夾而言也中央爲大室四面爲
堂東堂之南卽南堂之東南堂之西卽西堂之南西
堂之北卽北堂之西北堂之東卽東堂之北是故東
西兩面各廣四七而南北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

其中矣南北兩面各廣四七而東西兩面之各脩一
 七者卽在其中矣記文不曰廣四七而變其文曰廣
 四脩一明廣之數兼有脩之數也於是堂基定而大
 室之基亦定堂基方二十八步大室之基方十四步
 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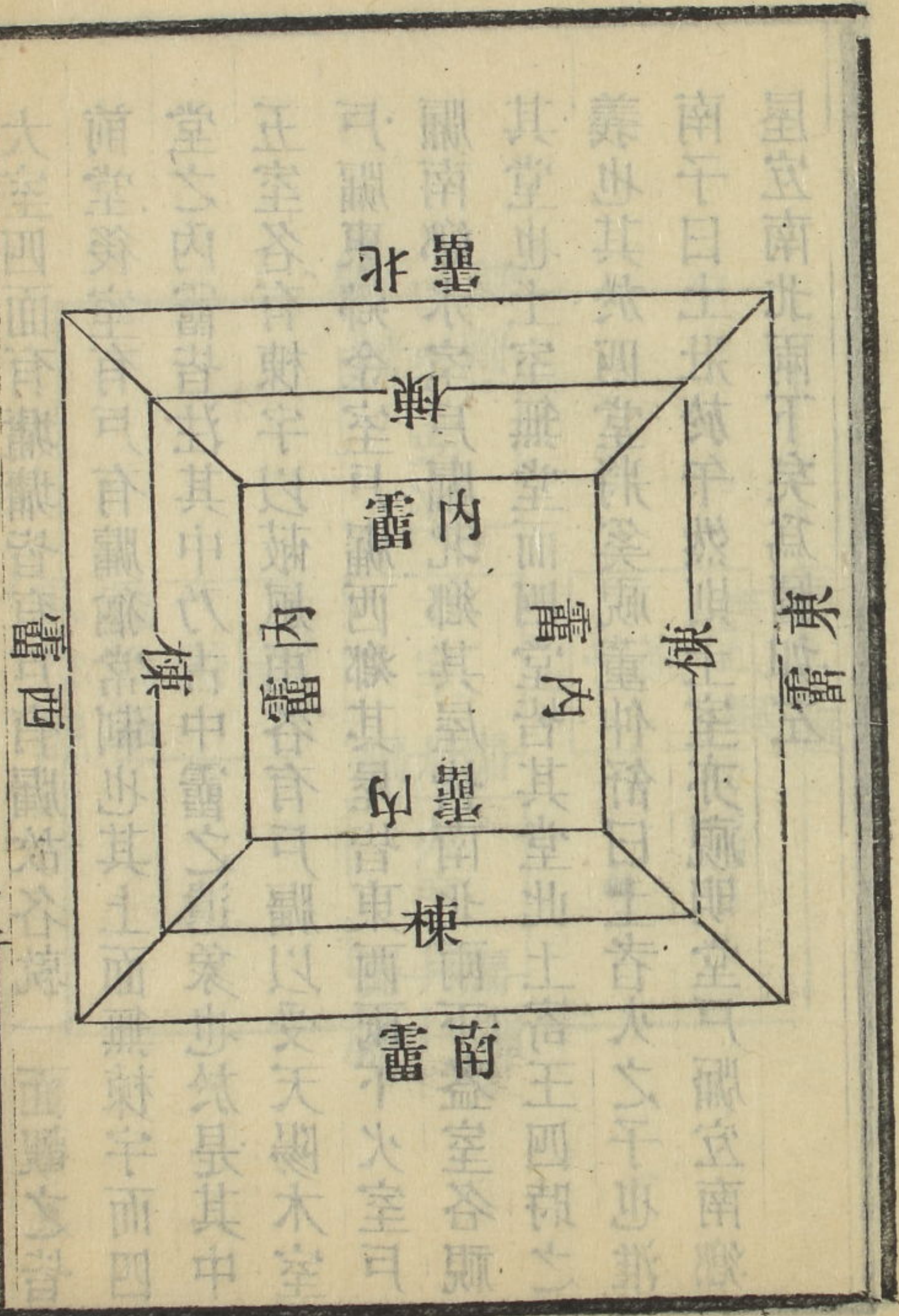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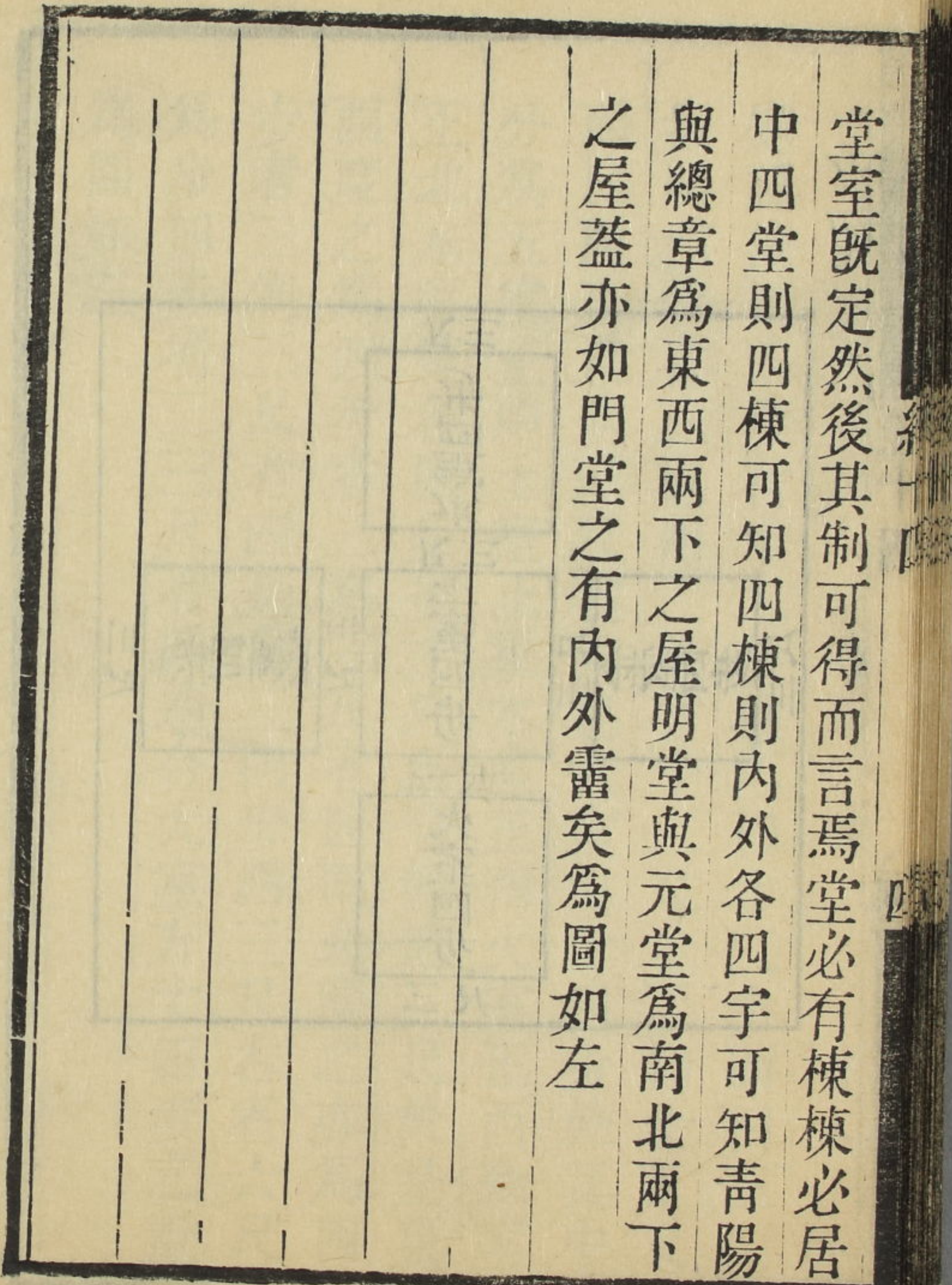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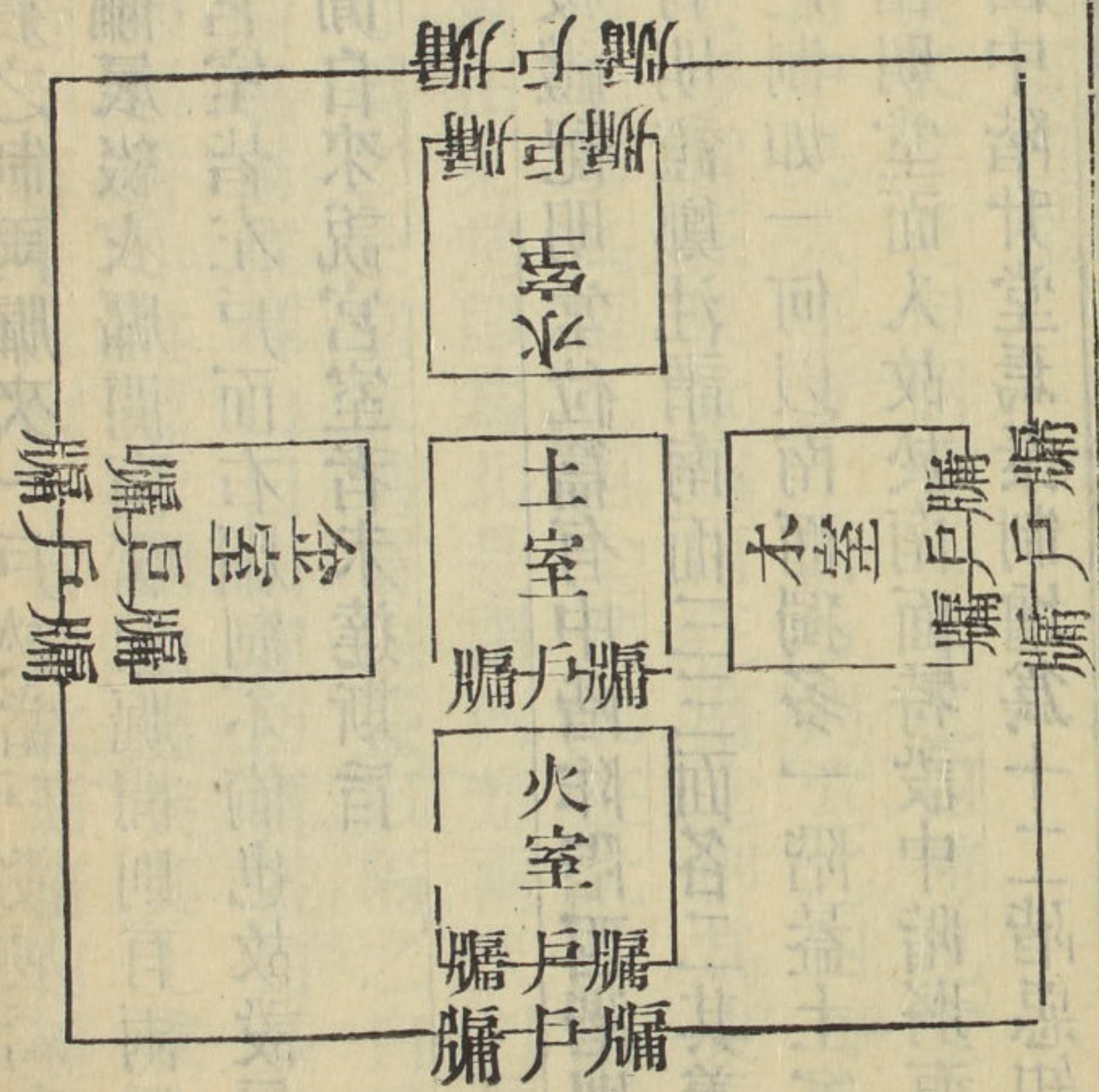
機謹按三四步者十二步也不曰十二步而曰三四步明四步者三也四三尺者十二尺也不曰十二尺而曰四三尺明三尺者四也大室方十四步於其中分爲五室正中土室正東木室正南火室正西金室正北水室各四步室之外各有餘地三尺於是東西度之爲四步者三爲三尺者四南北度之亦爲四步者三爲三尺者四是爲三四步四三尺古者六尺爲步四步者三三尺者四適合大室方十四步之數爲圖如左



堂室既定然後其制可得而言焉堂必有棟棟必居中四堂則四棟可知四棟則內外各四字可知青陽與總章為東西兩下之屋明堂與元堂為南北兩下之屋蓋亦如門堂之有內外雷矣為圖如左



大室四面有墉墉皆有戶有牖故各就一面觀之皆
 前堂後室有戶有牖猶常制也其上面無棟宇而四
 堂之內霤皆注其中乃古中霤之遺象也於是其中
 五室各有棟宇以蔽風雨各有戶牖以受天陽木室
 戶牖東鄉金室戶牖西鄉其屋皆東西兩下火室戶
 牖南鄉水室戶牖北鄉其屋皆南北兩下蓋室各視
 其堂也土室無堂而四堂皆其堂此土寄王四時之
 義也其於四堂將奚視董仲舒曰土者火之子也淮
 南子曰土壯於午然則土室亦視明堂戶牖宜南鄉
 屋宜南北兩下矣為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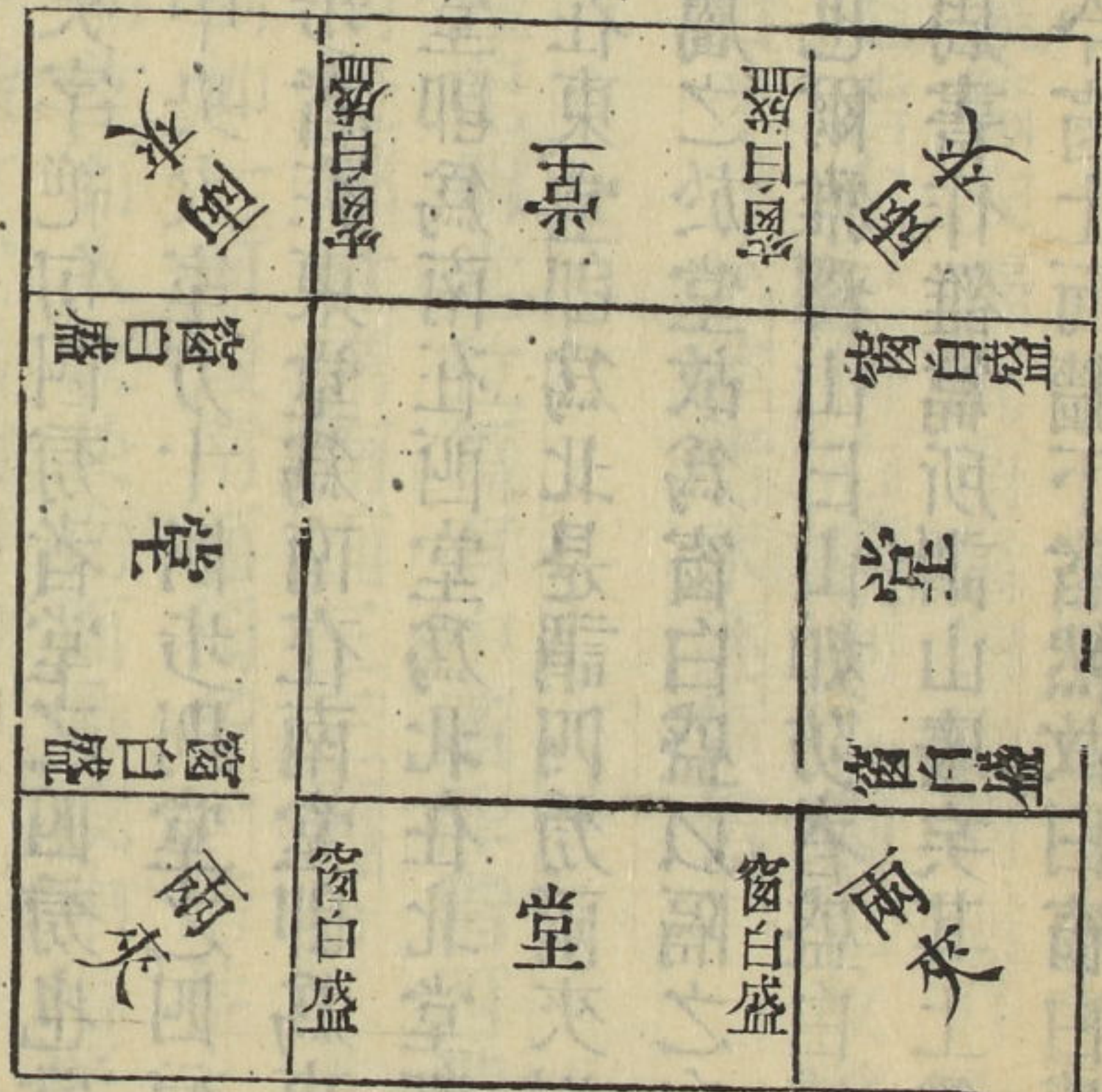
凡廟寢之制兩牖夾一戶於當戶設展焉尙書顧命篇設黼展綴衣牖閒南嚮曰牖閒則有兩牖明矣至尋常宮室皆左戶而右牖制不備也故設展卽在牖戶之閒自來說宮室者未達斯旨

九階

懋謹按禮記明堂位篇有中階阼階西階則南面三階禮有明證鄭注謂南面三三面各二其義塙矣然四堂之制如一何以南面獨多一階蓋土室戶牖南鄉必由明堂而入故於南面特設中階將有事乎土室則由中階升堂焉秦制增爲十二階惡知此意哉

四旁兩夾窗白盛

懋謹按夾字絕句四旁者堂之四旁也堂基方二十步而中央大室方十四步則堂之四旁各方七步此方七步者在東堂爲南在南堂卽爲東在南堂爲西在西堂卽爲南在西堂爲北在北堂卽爲西在北堂爲東在東堂卽爲北是謂四旁兩夾以其夾於兩堂不可屬之於堂故爲窗白盛以隔之白盛者以蜃灰塗牆也爾雅釋山曰山如防者盛白盛之名蓋取此義卽周書作雒篇所謂山廡矣其上爲窗其下爲白盛若今窗上而牆下者然故曰窗白盛爲圖如左



古制堂東西有牆謂之東序西序序外有室謂之夾
 室其制皆出於此此記但言夾不言室者室必四面
 有墉而此惟兩面有窗有白盛可以謂之堂不可以
 謂之室也然周書作雒篇有所謂反坫者孔晁注曰
 外向室也疑卽謂此矣故廣雅釋室曰反坫謂之序
 序卽序也四旁兩夾之制序外卽反坫故得通稱若
 以常制論則序與坫相去絕遠不可得而通矣據月
 令四堂皆有左右个說文無个字个者介之變體王
 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言之詳矣左个右个實卽左
 介右介而左介右介卽四旁兩夾也史記十二諸侯

年表曰楚介江淮索隱曰介者夾也是介與夾義通矣此記止言四旁兩夾而月令分之爲八個亦猶月令止言大廟大室而此記分之爲五室也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議曰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是說也與月令之八個雖未必合而與考工記之四旁兩夾則適合矣夾亦謂之達禮記內則篇注曰達夾室也而後漢書祭祀志注引桓譚新論有四達八窻之文四旁兩夾是卽四達其兩面各有窻非四達而八窻乎白虎通辟雍篇亦有是文而達字今

誤作闕則失之矣彼以四達八窻與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別而言之非以達爲戶窻爲牖也安得加門作闕乎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非古制也四達八窻古制也是可刺取以爲四旁兩夾之證堂一面本廣二十八步除四旁兩夾則一堂之廣止十四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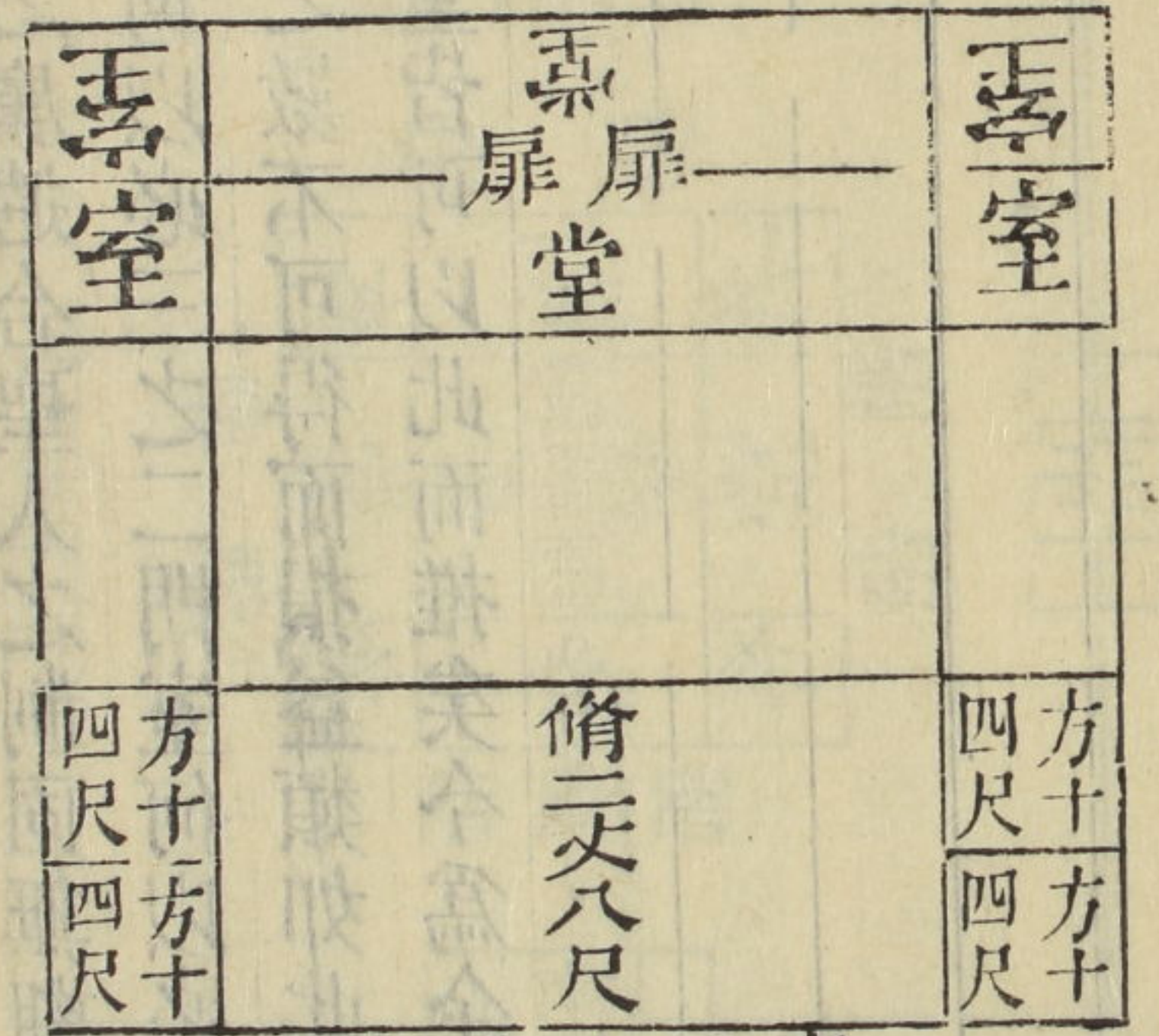
門堂三之二

樾謹按門堂者門基也門居正中其內其外皆謂之堂正堂脩七步廣十四步門堂三之二則脩丈八尺廣五丈六尺

室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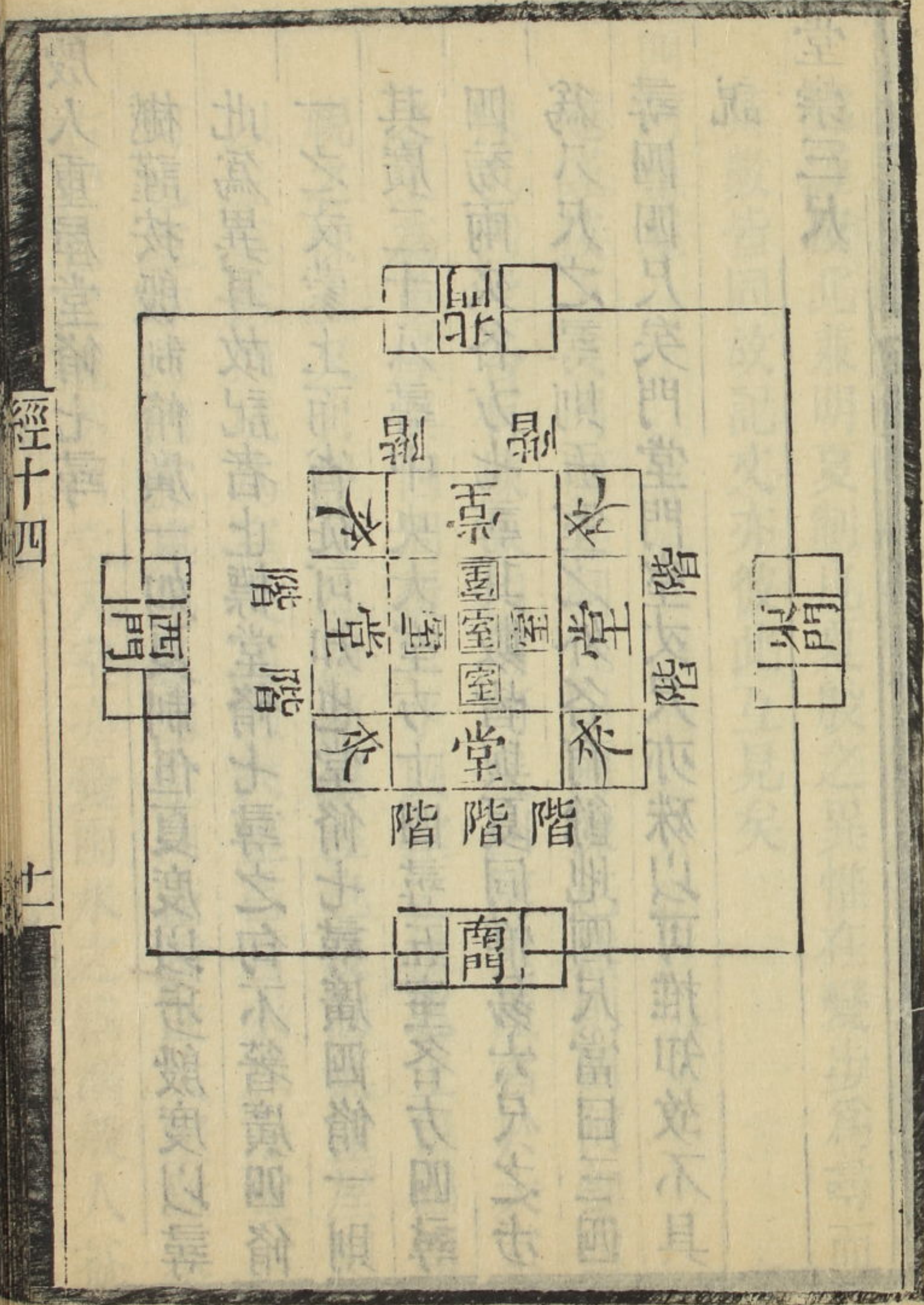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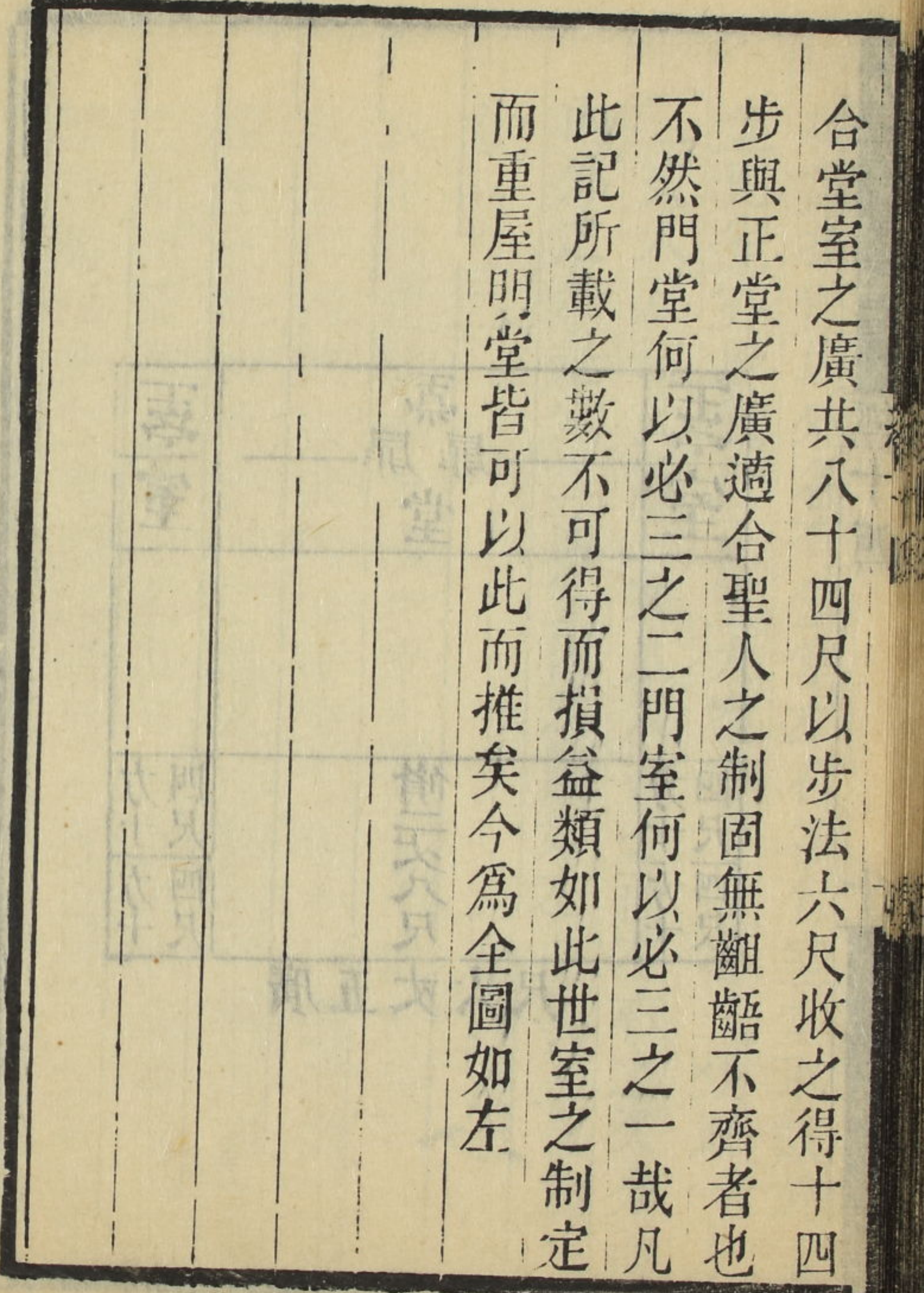
越謹按門內外各有堂堂左右各有室堂取數於正
 堂則室亦取數於正室大室方十四步三分取一方
 二丈八尺以此方二丈八尺者分而左右之又分而
 內外之於是堂二而室四為圖如左

大也斜四尺兩夾限一堂之與山十四也矣
 也景何陳類以爲四儀兩夾之靈堂一面亦黃二十
 國平三十六可十十二獸其古歸也四數入廟古
 二獸以而言之非以數爲可意欲獸也夫其門
 器計關順夫之矣以四數八獸與三十六百六十



廣五丈六尺

合堂室之廣共八十四尺以步法六尺收之得十四步與正堂之廣適合聖人之制固無齟齬不齊者也不然門堂何以必三之二門室何以必三之一哉凡此記所載之數不可得而損益類如此世室之制定而重屋明堂皆可以此而推矣今為全圖如左



經十四

十一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

榘謹按殷制脩廣一如夏制但夏度以步殷度以尋此為異耳故記者止標堂脩七尋之句不著廣四脩一之文蒙上而省從可知也堂脩七尋廣四脩一則其廣二十八尋中央大室方十四尋五室各方四尋四旁兩夾各方七尋其數皆與夏同惟易六尺之步為八尺之尋則五室之外各有餘地四尺當曰三四尋四四尺矣門堂門室丈尺亦殊以可推知故不具說

堂崇三尺

榘謹按此兼明夏制也夏殷之異惟在變步為尋而其數皆同故記文亦彼此互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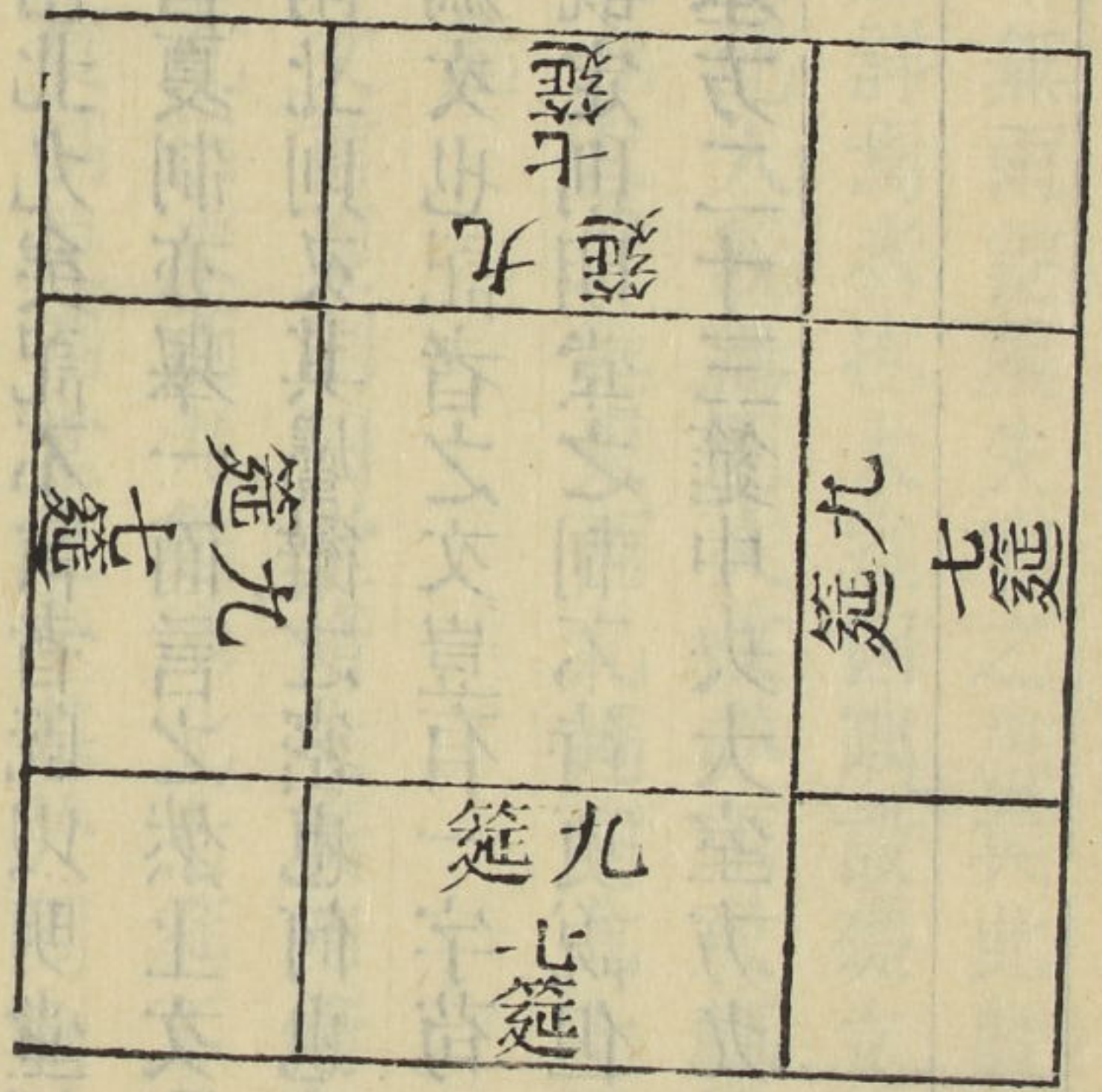
四阿重屋

榘謹按下文門阿之制注曰阿棟也然則四阿即四棟也四堂各有棟故曰四阿矣四阿重屋者於大室之上為重屋其四周覆冒乎四堂之棟之上自四面視之棟上又有屋是為四阿重屋也夏制無重屋則以五室言固成為室矣而以大室言若未成乎室者何也室非可以露處也且四堂內霤皆注大室雖本古中霤之遺然自堂入室亦憂雨水之霑濡殷人益

以重屋重屋四下之水皆由堂之外雷以注於庭則大室之中無雨露服失容之患矣此殷人之鑒於夏制而益加詳焉者也大室四隅設礎立柱以載重屋當自有制記人既無明文故亦不敢輒爲之說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三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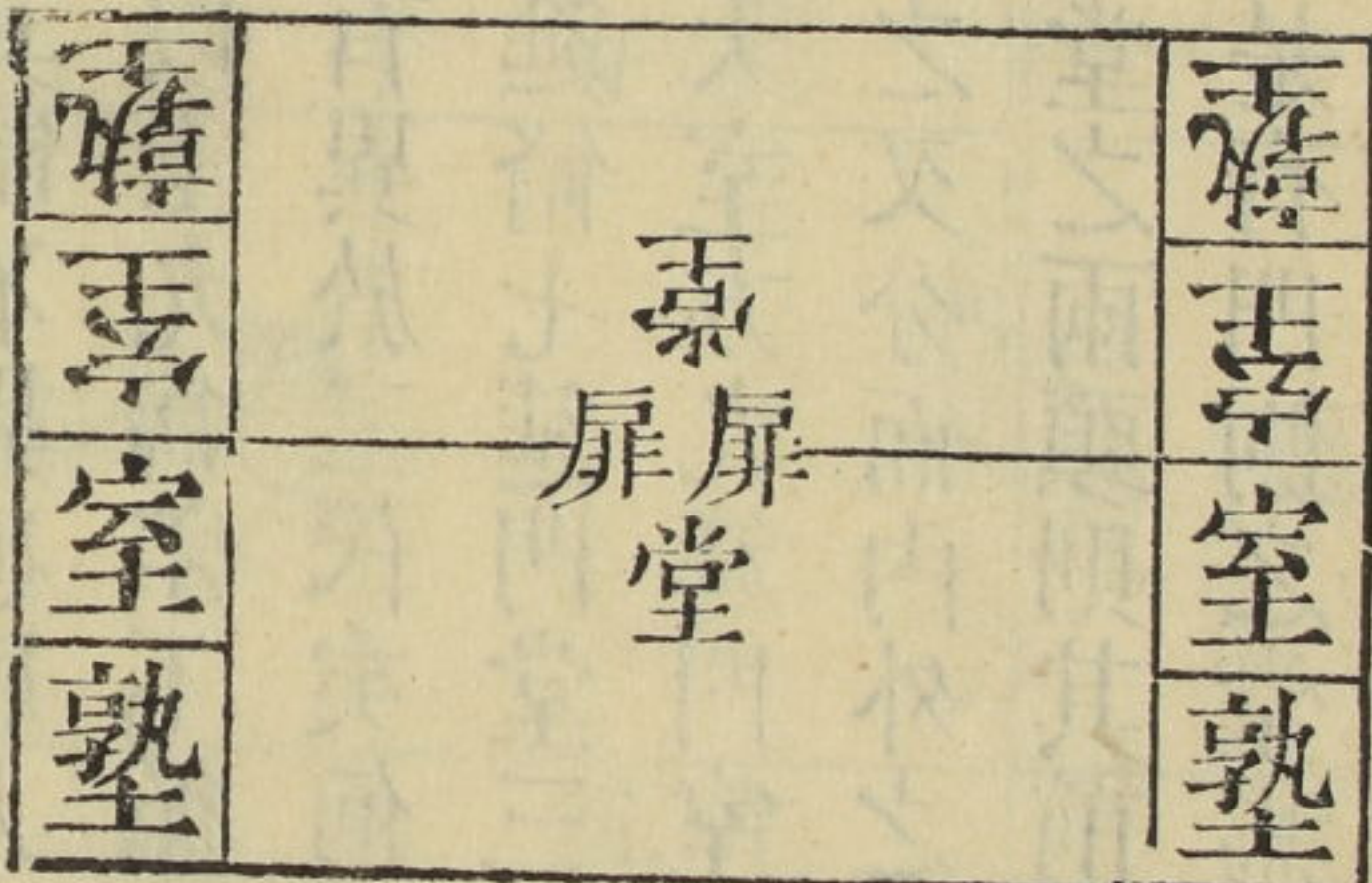
樾謹按上文言夏制曰堂脩七廣四脩一兼四旁兩夾而言也此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不兼四旁兩夾而言也於夏制見四堂之全基於周制見一堂之實數前後互見古人之文所以簡而備也其曰東西曰

南北蒙明堂爲文耳在元堂亦然若青陽總章則東西七而南北九矣記不言者旣以明堂標題從可知也上文言夏制亦舉一面言之然上文言脩廣而不言東西南北則又其屬辭之密也何也東西南北固蒙明堂爲文也記者之文豈有一字苟焉而已哉世室之制旣定則明堂之制不待更說但明其數可矣四堂全基方二十三筵中央大室方九筵爲圖如左



世室重屋明堂數各不同然夏殷之制竝廣四而脩一則其數雖殊其制不異也周人明堂改而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以七九為差不循廣四脩一之舊於是門堂門室始有異於二代矣何以知之以其數知之也正堂廣九筵脩七筵門堂三之二則廣五丈四尺脩四丈二尺大室方九筵門室三之一則方二丈七尺分而左右之又分而內外之則每室方一丈三尺五寸置之於堂之兩頭則其前其後各有餘地一丈二尺五寸於是有門側之堂焉周公作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此周制然也為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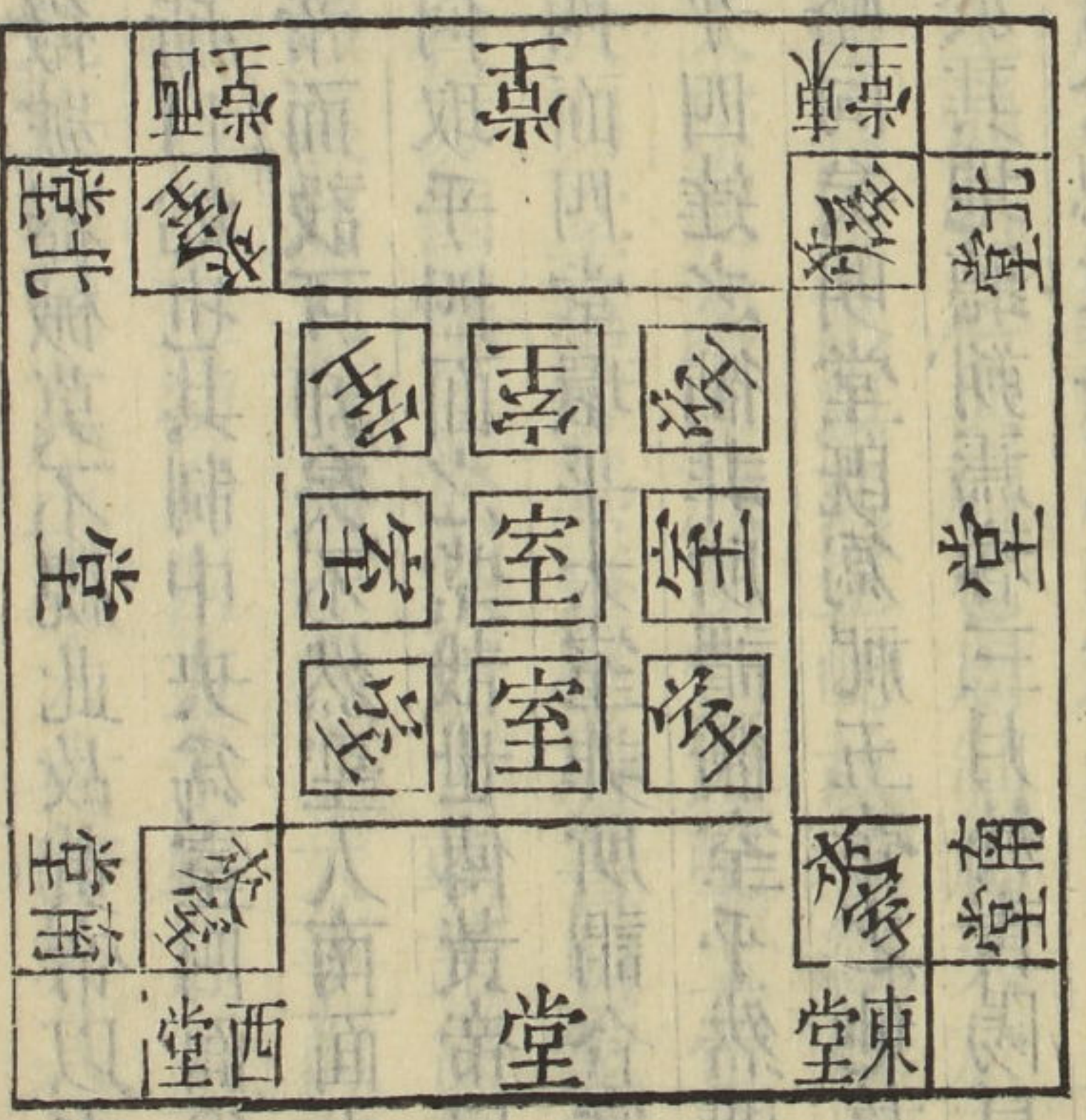
附九室十二堂考
 大戴記說明堂有九室十二堂蓋秦漢之制也藝文類聚三十六引三禮圖曰秦為九室則九室始於秦明矣古大室四隅本有隙地秦於其地各置一室即并五室而九於是自一面視之皆中為室左右為房東南之室木室之南房火室之東房也西南之室火室之西房金室之南房也西北之室金室之北房水室之西房也東北之室水室之東房木室之北房也雖為九室而於五室配五行之始意初不相背何也四隅之室名室而實房也說文戶部房室在旁也是



房者在旁之室高誘注淮南子王逸注楚辭竝曰房室也房之與室義得相通故并五室而稱九室矣隋書禮儀志載梁武帝制曰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九室之數未見其理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議曰蔡邕論明堂之制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凡此諸論皆由聞九室之名而不達九室之義且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又何取乎古之九州而法之哉審知四隅之室卽爲左右之房自無疑乎此矣若夫十二堂者通四堂八個計之也个卽介也八個者八夾也於堂之四

旁兩夾各置一室則皆後爲室前爲堂以室而言則四以堂而言則八矣是故東南夾室青陽明堂共之其東爲青陽右个其南爲明堂左个西南夾室明堂總章共之其南爲明堂右个其西爲總章左个西北夾室總章元堂共之其西爲總章右个其北爲元堂左个東北夾室元堂青陽共之其北爲元堂右个其東爲青陽左个於是青陽總章有中堂又有南北堂明堂元堂有中堂又有東西堂而十二堂之名從此始矣魏書袁翻傳引裴頠云漢氏作四維之个或卽謂此乎秦人旣於大室四隅置室漢人又於堂之四

旁兩夾置室亦事之相因者矣張衡東京賦曰乃營
 三宮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九房即九室也
 八達即八个也房室達个古通稱耳準古廟寢之制
 室左右必有房堂左右必有夾室明堂既四面周回
 是以室分而房合堂分而夾室合此其為制非無思
 議然而三代世室重屋明堂之制皆無是焉禮曰所
 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明堂所以
 事五帝尊嚴之地宜與常制有殊是故內之有室而
 無房外之有堂而無夾室固非古制之闕疏矣茲故
 詳考之俾學者無以秦漢之制當古制也附圖如左



樾既爲世室重屋明堂考乃申論其後曰粵惟上古
五德代興徽號器械莫不視此故黃帝以來皆嚴事
焉此明堂所自始也其制中央爲室四面爲堂則其
專爲祀五帝而設可知矣不然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鄉明而治何取乎四面之堂哉世傳黃帝曰合宮堯
曰衢室夫四面四堂環乎大室非所謂合宮乎中央
大室若處乎四達之衢非所謂衢室乎然則自上古
迄周其制略同矣明堂既爲祀五帝之地故每月之
朔天子卽於其地聽朔焉春三月於青陽夏三月於
明堂秋三月於總章冬三月於元堂是以禮逸篇有

王居明堂禮之名鄭康成引以注月令此建立明堂
之本意百王通行之典禮也周制祀天於南郊以后
稷配祀五帝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孝經曰周公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序曰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竝其事也周書明堂篇載周公
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
位此則禮以義起乃有周一代之大事而非有周一
代之常法蓋以成王幼弱四方未靖懼天下諸侯或
有疑貳故既定宗祀文王之大典卽於其地爲位以
朝諸侯欲天下思文王之德而歸心周室也其曰天

子之位負斧依南面立然則所用者止明堂之一面
故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其東青陽其西總章
其北元堂皆無取焉明年而周公歸政則此禮亦不
復舉矣然而有周一代以爲美談周之史臣既備載
其位而魯之儒者又增益爲明堂位篇明堂之名於
是特著故夏曰世室舉中以見外殷曰重屋舉上以
見下而周曰明堂則獨舉南之一面以包其三面其
義在此也明堂之名既著故周人於制度之大者皆
取法於明堂而亦皆有明堂之名於是有宗廟之明
堂有路寢之明堂有辟雍之明堂有方岳之明堂豈

其制皆如前所圖歟曰非然也明堂者其南面一堂
之名也以南面一堂之名名之則亦南鄉可知也其
取法於明堂者準其脩廣之數也賈公彥疏引書傳
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雖變筵
爲雉而其數則同凡所稱與明堂同制者胥視此矣
周室既衰諸侯去籍明堂之制言人人殊大略上圓
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則皆秦漢法程難言
古典九室十二堂其說具前今且以戶牖言之大室
所以四面有戶牖者正以四面皆堂耳說文曰室實
也二筵之室才一丈八尺而四面各設一戶二牖麗

虞闔明內外迥達是爲樓觀之形非復室實之義此
之虛罔昭然可知是故言明堂者當以考工記爲主
古之工師識其遺言高曾規矩於焉可見非如禮家
掇拾於煨燼之餘也然其文辭簡古前後互見章句
之儒莫能通曉樾據隋書宇文愷傳訂正一字之衍
而三代制度燦然復明於記文八十一字無一字齟
齟明堂之制定於斯矣鄭康成注三禮最號淹通而
於此記抑何疏闊其謬誤之處蓋非一端輒援鄭駁
異義之例駁而正之匪曰好辯亦惟求是
廣四脩一注曰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

一則堂廣十七步半樾謹按如鄭義則當云益以四
脩一其文方明不得但云廣四脩一也且其數畸零
不齊於義無取足知其非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曰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
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
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
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
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樾謹按前堂後室乃
堂室之定制也而鄭謂堂上爲五室其謬一矣藝文
類聚卷三十八引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

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此五行之正位三代之所同未有能易者也而鄭謂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其謬三矣下文言周制曰凡室二筵不言脩廣是室脩廣如一也而鄭謂四三尺以益廣其謬三矣且如鄭注則一室四室必當分別言之不然則與周制之五室如一者奚別焉卽謂古人語簡不屑屑分別亦當云三四步三四尺方見以三尺益三步四尺益四步之義乃步言三四尺言四三必顛到其文何義乎不於此深求其義而臆決焉其謬四矣

四旁兩夾憲注曰憲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憲樾謹按古言戶牖不言憲戶憲之與牖義蓋有別愚嘗有憲牖辯其略曰憲與窗同古文作囟小篆作囟觀其形知其制蓋以木縱橫界之不可開闔者也牖字從片片者判木也故版字從片牖爲木版亦從片牖爲築牆短版亦從片然則牖蓋以版爲之可開可闔者也鄭君以憲爲牖無乃疏歟且四戶八牖非古制也義已具前故不復說

門堂三之二注曰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今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

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樾謹按鄭君誤以堂脩七爲假設之數於是正堂之制失而門堂之制亦失今既訂正可弗論矣惟以門堂爲門側之堂則亦非也若門側有堂而門中無堂則爾雅直曰門堂謂之塾可矣何必別之曰門側之堂哉且夫門側有堂周制也夏殷所不得而有也鄭失其數難與語此

室三之一注曰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樾謹按兩室各居一分則於門堂占三分之一何云三之一乎且門堂既取數於正堂則門室亦必取數於正室安得卽於門堂取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注曰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樾謹按殷制一如夏制鄭不達夏制因不達殷制而以周制說之此大誤也周制尙在下文何得逆探爲說乎

四阿注曰若今四注屋樾謹按此當連下重屋爲文謂於四棟之上作重屋也爾雅曰偏高阿凡屋上棟下宇自一面視之有偏高之形故棟宇通有阿稱儀禮當阿以宇言也此記四阿以棟言也說詳儀禮鄭斷四阿二字爲句而訓爲四注屋夫四阿則四注可知鄭君此注於義無違然學者因此便謂四注之

屋始自殷人夏后氏世室尚是兩下屋則大不然矣
既爲四面之堂豈得爲兩下之屋所以有夏屋兩下
之說者蓋後世廟寢皆爲四注屋夏后以前廟寢之
屋惟南北兩下是以傳於此名也若夫世室重屋明
堂異名同實其東堂西堂東西兩下其南堂北堂南
北兩下合而爲四注之屋是其四注也實則皆兩下
也古者無可減後世無可加
重屋注曰複椽也樾謹按古有重屋有複屋重屋者
此記所說是也複屋者於棟之下復爲一棟以列椽
亦稱重椽徐鍇說文繫傳於椽篆下引東方朔傳後

閣重椽而釋之曰大屋廡下椽自上峻下則自其中
棟假裝其一旁爲椽使若合掌然故曰重椽此說重
屋之制至詳盡矣說文木部樓重屋林部棼複屋棟
也重屋複屋不可混而一之周書作雒篇重亢重廊
孔晁注曰重亢累棟也重廊累屋也所謂累棟者卽
複屋矣所謂累屋者卽重屋矣是古制明分爲二鄭
君此注殆誤以複屋說重屋乎春秋文十三年大室
屋壞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
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隋書牛宏傳引服虔說
曰大廟大室之上屋也此皆經師舊說足可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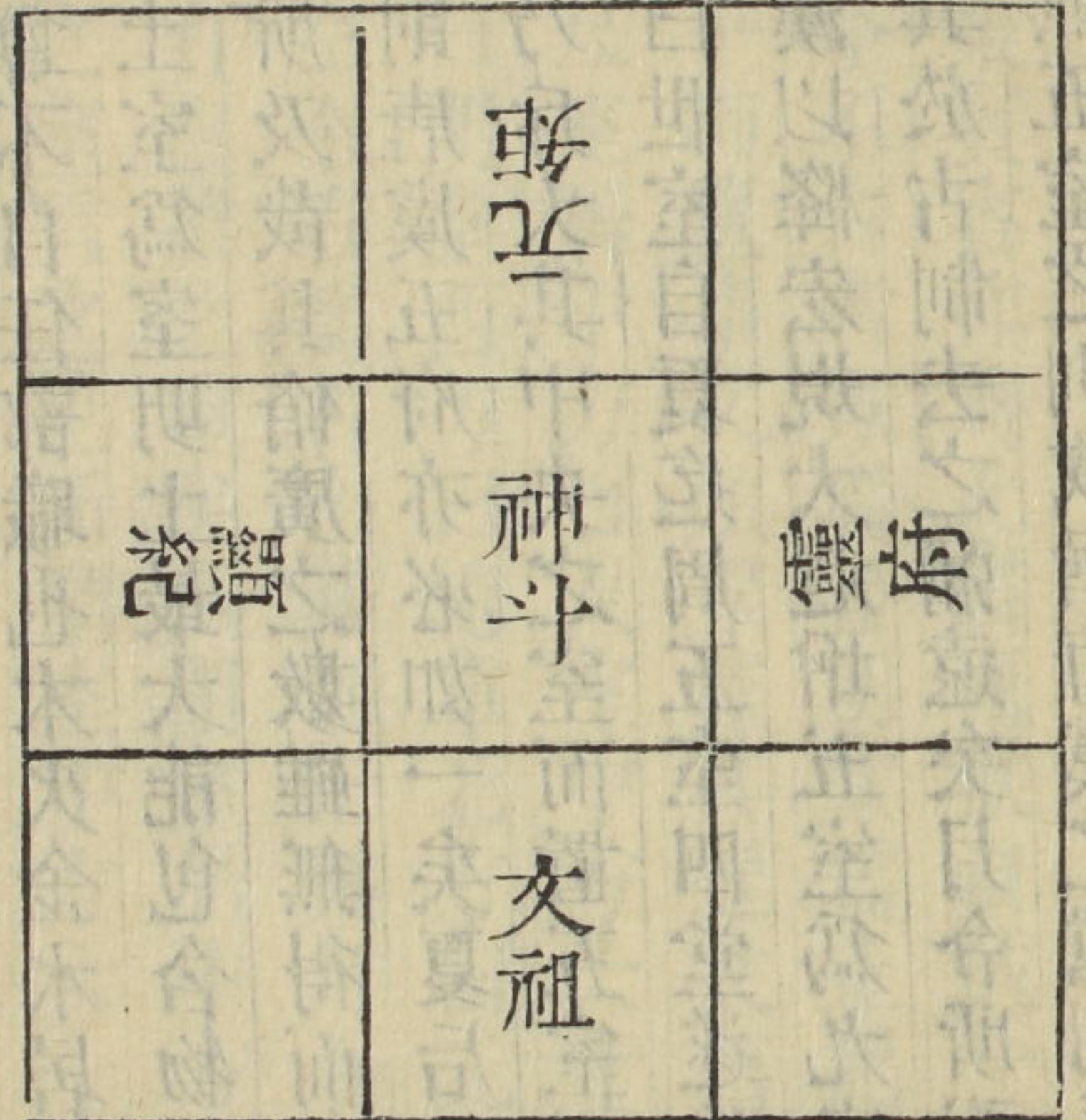
堂崇一筵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樾謹按堂崇三尺夏殷同之禮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三尺之堂已爲極卑一尺之堂古無有也呂氏春秋召類篇曰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若有一尺之堂則當有一等之階呂氏方極言古制之儉何不言一等而必言三等乎

鄭注又以世室爲宗廟重屋爲王宮正室明堂爲明政教之堂不知三者一也已具論於前不復說矣夫世室重屋明堂之制雖大儒如鄭君猶不能曉然則

李謐牛宏之議又何譏焉近代學者覃思古義多所發明而於斯制實猶未得此世室重屋明堂考所以作也雖然世室重屋明堂三代之制也吾論三代之制而下及秦漢者何也秦漢之制亦從三代出也然則三代其遂無所出乎蓋必出於唐虞可知矣唐虞久遠工師失傳故考工記不載其制乃文祖之名見於堯典鄭康成謂若周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赤帝燹怒之府名曰文祖周曰明堂黃

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周曰大室白帝招矩之府
 名曰顯紀周曰總章黑帝光紀之府名曰元矩周曰
 元堂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然則唐
 虞之制亦略可見矣為圖如左

大室而... 十二堂... 以... 之... 亦... 室... 豈... 室...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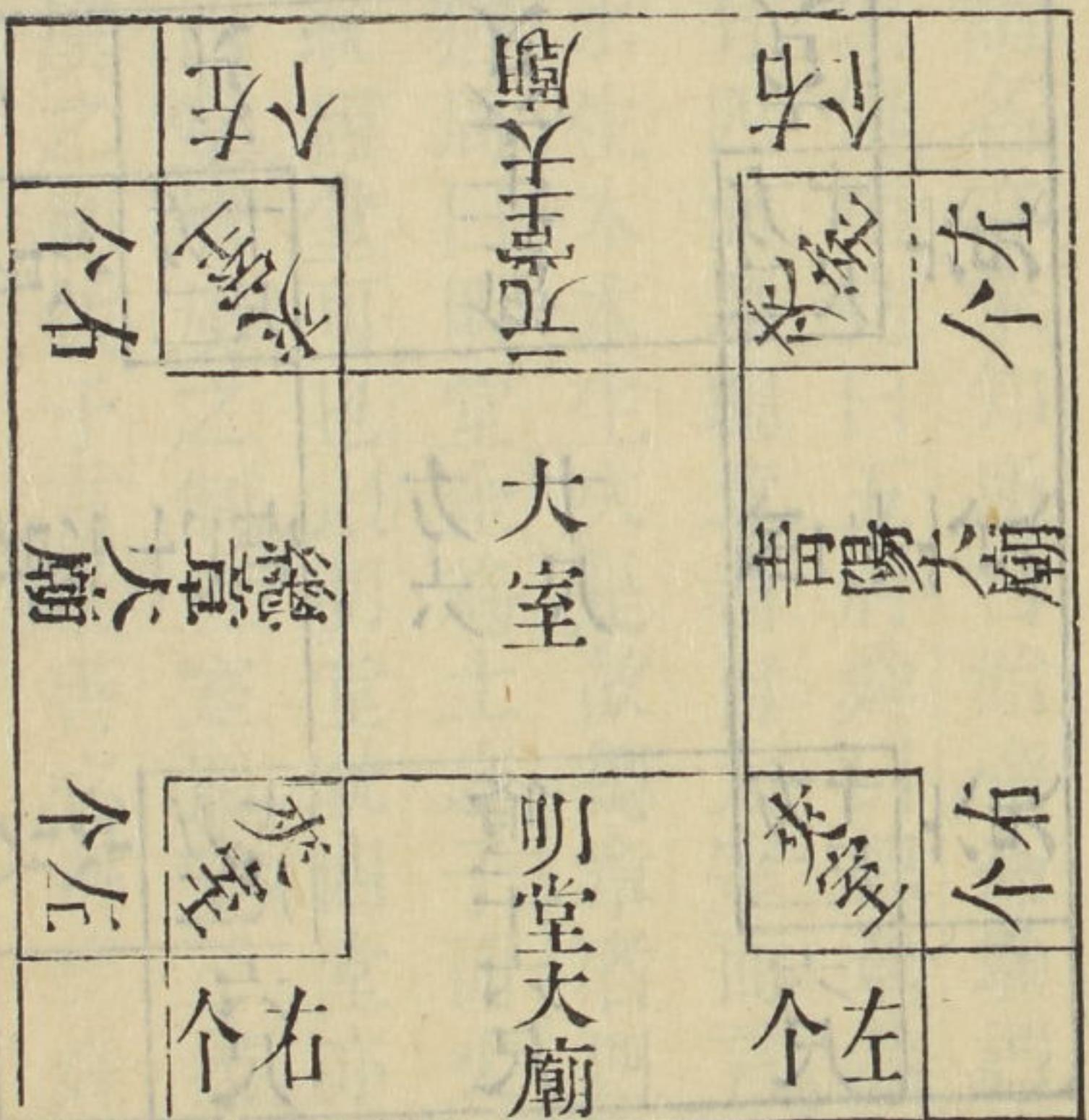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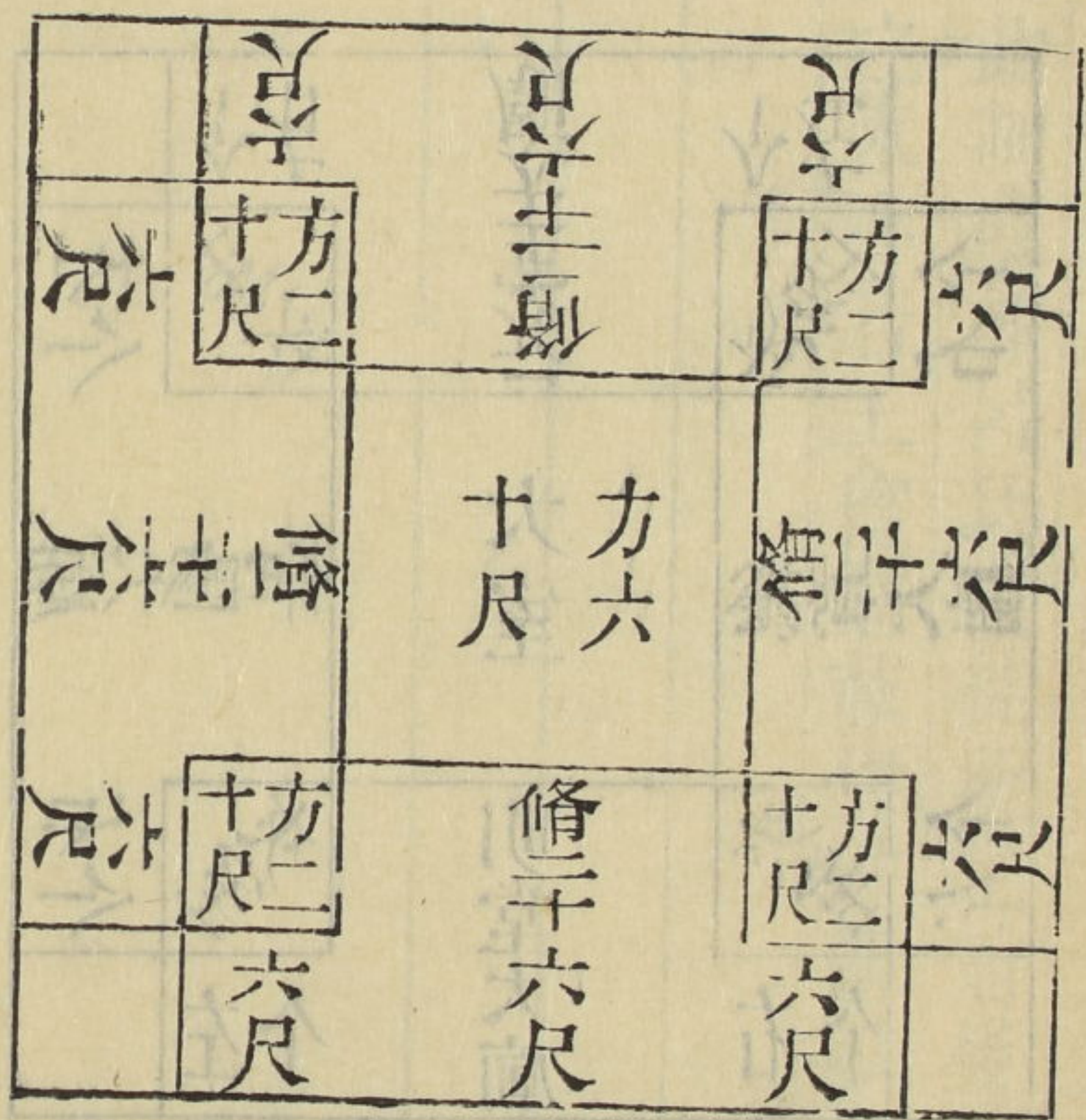
土居中央有室無堂以木火金水四堂爲堂明土於五行最尊不自任部職也木火金水居四方有堂無室皆以土室爲室明土最大能包含物也唐虞之制豈後世所及哉其脩廣之數雖無得而言然後世五室如一則唐虞五府亦必如一矣夏后氏以五帝宜各有室乃斥大其中央之室而置五室焉因改天府之名而曰世室自夏迄周五室四堂遂爲定制莫之易也秦漢以降宏規大起增五室爲九室分四堂爲十二堂其於古制去之彌遠矣月令所說止有大廟大室而無五室之別或猶唐虞之遺制乎然四堂各

有左右个又近乎十二堂矣月令本出呂不韋意者呂氏廣集賓客作爲此書固欲自成一代之制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周書明堂篇止記周公明堂之位而太平御覽事文類聚載其逸文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大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其制正與月令同夫有左右个則必有四維之室矣所謂室居中方百尺者通堂上四維之室言之也所謂室中方六十尺者大室也大室方六十尺四維之室各方二十尺爲四十尺適

合方百尺之數然則大廟脩二十六尺左右个各脩
 六尺矣此制或即呂氏之徒所定而後人載之周書
 明堂篇之末亦若王會篇載伊尹朝獻歟附圖如左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呂氏之說雖不足據然而五府遺意猶有存焉其青
 陽總章諸名亦未知所自始帝命驗謂皆周制非也
 隋書牛宏傳稱堯曰五府舜曰總章然則四堂之名
 古矣堂有四而舉總章者自大室而言之也土生金
 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是故總章者四堂之首也虞
 曰總章猶周曰明堂金爲土之子而火爲土之母故
 以總章統四堂可也以明堂統四堂亦可也要而論
 之一室四堂唐虞之制五室四堂三代之制九室十
 二堂秦漢之制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夫五性本於
 五行然則言明堂者其可遺唐虞之制乎愚爲世室

重屋明堂考而以五府終焉觀止矣

羣經平議卷十四

二堂者明堂之附也言明堂必有附也夫正室本堂
以附章緣四堂可也以此堂緣四堂亦可也要而論
曰附章緣四堂曰明堂金為土之干而火為土之財也
金土水木土木土火土土火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古矣堂有四面東懸章者自大室而言之也土土金
謂書中堂東懸章曰正室曰懸章然則四堂之
謂懸章者亦未可知也自故帝命颺臨得風師其
呂刃之馬繼不以然然而正室懸章者亦其



羣經平議卷十五

禮記文選卷之四十四曰德清俞樾曰禮記文選卷之四十四曰
儀禮一車則樂與費皆禮

筮人執筮抽上韝兼執之 土冠禮

樾謹按敖繼公集說曰執筮當作執筮上云筮與席
下云徹筮席以上下文徵之則此筮字乃傳寫誤也
又特牲少牢禮皆云執筮益可見矣阮氏校勘記斥
為臆說今按敖說固多不足據然此文執筮之當作
執筮則特牲少牢兩篇稿有明證禮記月令篇少儀
篇鄭注竝曰筮著也若此文是筮字則亦必有注以

其無注知其所據本作執筮不作執筴也筮筴形似
又涉注文云贛藏筴之器因而致誤宜從鼓說訂正
至注文藏筴之器乃鄭君自釋贛字之義不必因經
文言筮亦順之曰藏筮之器也朱子經傳通解改筴
爲筮則又非鄭君之舊矣

主人戒賓

鄭注曰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
成之有凶事則樂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
僚友使來 賈公彥疏曰論主人筮日訖三日之前
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按少牢饋食禮先宿戒尸後
筮尸筮吉乃宿尸與此先戒賓後筮賓最後宿賓正
相似少牢未筮尸之前已有將以爲尸之人則冠禮
未筮賓之前亦有將以爲賓之人不得以戒賓爲戒
衆人也且鄉飲酒鄉射之主人戒賓皆指正賓言之
而冠禮之主人戒賓則兼指衆賓無是理也下文曰
冠者曰主人曰賓曰贊冠者曰主人之贊者曰擯者
曰兄弟爲類凡七絕無所謂衆賓者主人又安得而
戒之乎曰賓已戒矣筮而不吉則如之何曰改筮他
人爲賓吉而宿之而前所戒之賓不宿少牢先宿戒

尸後筮尸而云吉則乃遂宿尸若不吉則遂改筮尸
冠禮之筮賓當亦如之經但言其不改者耳
樾謹按王氏之說非也禮本人情古今不異凡所以
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先戒之而後筮之不吉改筮
於事無嫌若賓則異姓之人於主人爲僚友先已戒
之不吉而又改之狐狸狐措無乃非人情乎使古禮
果如此無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笑孫子矣王
氏又引鄉飲酒鄉射之主人戒賓皆戒正賓爲證此
不然也鄉飲酒鄉射皆不筮賓則戒賓之時賓已定
矣故所戒者專在正賓冠禮筮賓則戒賓之時賓猶

未定也故所戒者溥及眾賓安得摠而一之乎是故
主人戒賓當從舊說爲廣戒僚友至下文前期三日
筮賓則卽所戒之人而枚筮之擇其吉者一人以爲
賓也若亦如筮尸之例未筮之前先有欲以爲賓之
人然則經文亦當曰若不吉則改筮賓矣何以無文
乎蓋彼之筮尸就一人而筮之也故有改筮之文此
之筮賓卽所戒之眾人而枚筮之也筮甲不吉則筮
乙筮乙不吉則筮丙本非一筮故亦不言改也觀筮
賓筮尸之不同知戒賓戒尸之有異矣戒賓之時尙
未知誰爲正賓及筮得其人而遂宿之則正賓定矣

其餘諸人或不盡來其來者皆以爲贊下文曰贊者皆與注曰贊者眾賓也疏曰鄭知贊者眾賓者以其下別言贊冠者明上文贊者是眾賓也此冠禮有眾賓之明證王氏謂下文絕無言眾賓者豈以注義爲非乎然贊者與贊冠者經文固別而言之將以此贊者爲何許人乎王氏讀書致爲精審乃有此千慮之失故詳辨之勿使後人因此病古禮之不近人情也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注曰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 疏曰知與主人贊並立者以贊冠一人而已而云南上明與主人贊爲序

越謹按自此文以前所言贊者皆賓之贊也下文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始別言主人之贊者則此文止言賓贊明矣鄭以經言南上明非一人故兼主人贊言之其實非也贊冠者雖止一人而贊者則非止一人下文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別而言之是其證也西面南上乃贊冠者與贊者並立之序非與主人贊爲序也蓋贊者執勞役之事一人或不暇給故必有餘人助之如緇布冠缺項以下凡六物櫛又一物皆須贊者奠之一人往反不太勞乎故有贊冠者一人必有贊者一二人也然則經何以不明言其數也曰

贊者卽眾賓也其多寡有無不可定也若竟無之則亦缺之矣此經文所以不言其數而但以南上之文見之也

賓盥卒壹揖壹讓升

注曰揖讓皆壹者降於初

樾謹按上文三揖至于階三讓注曰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此三揖之節也此所言者賓盥之事據上文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又據聘禮注曰設碑近如堂深是設洗之處正與碑東西相直盥卒之一揖卽當碑之一揖也其餘二揖無所施矣然

則壹揖壹讓乃是事所宜然非故爲降殺也

迫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

注曰醮夏殷之禮每加於阼階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按此注今本脫據阮氏校勘記

補

樾謹按注中階字衍文也上文行三加之禮皆在東序少北不在阼階此所謂阼者卽是東序蓋阼之言酢也上文鄭注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是阼階之阼其字本當爲酢取答酢賓客之義因而東序與阼階相值亦得謂之阼禮記內則篇夫入門

升自阼階立於阼是也自變其字從自作阼於是阼
之義專屬於階而東序之爲阼不著矣禮記檀弓篇
曰大斂在阼阼亦東序也喪大記曰君將大斂于弁
經卽位于序端與冠禮主人升立於序端其義一律
子冠于東序而父位于序端父斂于東序而子位于
序端此古人制禮之意可比例而見者也後人不知
東序之爲阼而誤以爲阼階故于此注加入階字耳
禮記郊特牲篇適子冠於阼鄭注曰東序少北近主
位也足知此注階字之衍矣上文庶子冠于房外注
曰不於阼階非代也此階字亦衍文也夫庶子之冠

尚得在堂上豈適子之冠反不得在堂上而在階上
乎適子庶子之冠其地雖異而實不甚相遠皆在房
之外序之內士昏禮曰席于阼舅卽席此卽適子冠
處也又曰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此卽庶子冠處也
上文說孤子冠事曰禮於阼蓋父在則父爲主故禮
之於客位父不在則冠者卽爲主人不得以客位自
處故禮於東序主人之位自阼字之義不明而禮意
全失矣疏言周與夏殷孤子司冠於阼階禮之於客
位夫經明言禮於阼而疏乃言禮之於客位何其踏

歟

主人筵于戶西

士昏禮

注曰戶西者尊處 疏曰以戶西是賓客之位故爲尊處也必以西爲客位者以地道尊右故也

樾謹按凡室之制戶左而牖右戶之西卽牖之東所謂戶牖之閒也蓋設筵之地當堂之正中疏因經文西字而以地道尙右爲說失之迂曲矣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

注曰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廡 樾謹按鄭訓阿爲棟甚爲違失下文云授于楹閒豈有致命之時已深入當棟而授鴈之時復卻行至楹

閒者乎非其理矣阿者蓋卽屋宇也當阿而拜示謙也拜已少進授鴈于楹閒示親親也今文作廡疏謂楹前接檐爲廡是今古文之義亦不甚相違若從鄭注訓阿爲棟棟之於廡則相去絕遠矣近世學者頗知鄭義之非惟阿字未有塙義今按阿者棟宇之通稱考工記匠人職曰四阿重屋言於四棟爲重屋也是棟稱阿也此經曰當阿言當屋宇之下也是字稱阿也爾雅釋丘曰偏高阿丘釋名釋丘曰阿何也如人儋何物一邊高也凡屋上棟下宇自一面視之有偏高之形故自棟至宇皆得謂之阿爾雅釋地大陵

曰阿釋名釋山曰陵隆也體隆高也以其隆高而得阿名此棟稱阿之義也文選思元賦流目眺夫衡阿兮舊注曰阿山下也山下曰阿此字稱阿之義也子虛賦曰順阿而下是故阿之稱得通乎上下矣或疑棟之與字異地異名而同謂之阿似乎無別然說文瓦部葺屋棟也而廣雅釋室又曰葺謂之齶齶卽雷字楚辭大招觀絕雷只王逸注曰雷屋字也夫棟與字並謂之葺何不可並謂之阿乎以其狀自上而下則皆曰阿可也以其用在乎蒙覆則皆曰葺可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猶援廟棟動於葺杜注曰葺屋棟程

氏易疇通藝錄曰大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廬所援之柄必爲當檐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題而動於極也此說足正杜注之誤杜以動葺爲動棟猶鄭以當阿爲當棟皆知其一不知又有其一矣

婦車亦如之有褱

注曰褱車裳幃

懃謹按褱者車裳幃之緣也禮記禘記篇其輅有褱緇布裳帷注曰褱謂鼈甲邊緣裳帷圍棺者也卽其證矣古字本當作鼈說文鼈部鼈龜甲邊也衣裳之有緣猶龜甲之有邊故卽以鼈名之因變其字從衣

下文純衣纁袷是也又變從母聲者爲從炎聲此文有袞是也注但以車裳幃說之未得其義

設黍于腊北

樾謹按腊字疑豚字之誤婦席之前菹醢二豆在南醬一豆在北菹醢二豆之前設豚魚二俎醬之前設黍稷兩敦然則黍正在豚北明矣腊爲特俎設于豚魚二俎之南與黍相隔言設黍者當據豚言北不當據腊言北也又按上文云腊特于俎北者此俎止謂魚俎不兼謂豚俎猶俎入設于豆東止謂菹醢兩豆不兼謂醬豆皆據後設者言之也如此則稷與魚腊

三者爲一列腊與稷值不與黍值腊北之當爲豚北更可知矣

於是與始飯之錯

注曰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餽舅餘御餽姑餘 疏曰舅姑爲飯始不爲餽始俗本云與始餽之錯者誤也樾謹按以始飯曰舅姑甚爲不辭疑飯字實當作餽始餽之三字連讀上文曰婦徹于房中媵御餽此卽所謂始餽之也其時蓋御餽舅餘媵餽姑餘及姑醑之後乃終餽之於是改而爲媵餽舅餘御餽姑餘是終餽之與始餽之相錯也故曰於是與始餽之錯鄭

君所據本作始飯之卽從而爲之說而古本流傳尙有作餽者後人以其與鄭義不合反斥爲俗本矣

妥而後傳言

士相見禮

注曰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

樾謹按傳言者相傳而言也見於君者或非一人必待前人言訖後人乃接續而言不相僂越也鄭注似未得其義

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當作君無爲興臣敢辭涉下文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因而致誤觀下文鄭注曰

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於已太崇不敢當也明是下句言不敢上句言敢當據以訂正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艸茅之臣

注曰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爲託樾謹按仕與不仕皆有所居之宅但曰宅者無以見其爲致仕者也鄭義殊有未安敖繼公曰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然未仕而家居者其見于君則亦庶人而已矣安得別之曰宅者乎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當從今文作託蓋羈旅之人託于此國者然經文先

言士大夫次言宅者次言庶人次言他國之人則宅者自是本國之人若是寄託此國者其文當次他國之人之下不當次士大夫之下也以上諸說疑皆未得今按尚書顧命篇王三宥三祭三咤正義引鄭注曰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木位釋文曰字亦作宅是宅有卻義也此文宅者之宅亦當訓卻實則爲斥之段字宅從毛聲與斥聲相近周易解彖傳百果草木皆甲坼鄭本作甲宅卽其例也文選思元賦斥西施而弗御兮注曰斥卻也宅與斥通故亦有卻義宅者蓋舊爲士大夫有過斥退者不敢自同

于士大夫而亦不得自同于庶人故卽其在邦在野異爲之稱以別之經文次士大夫之下庶人之上正其所也宅託異文猶宅咤異文止取毛聲故無定字必泥其字以求之則失之矣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 鄉飲酒禮

注曰楣前梁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楣秦名屋檣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楣據此則楣卽檐也廣雅釋室曰楣檐樾楣也釋名釋宮室曰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其文卽次楣下竝古人謂檐爲楣之證爾雅釋宮楣謂之梁據

說文楣門樞之橫梁是爾雅楣字乃楣字之誤釋文
兩存其字曰楣忘悲反或作楣忘報反實則楣是而
楣非也五架之屋棟南一架爲前楣棟北一架爲後
楣棟之言中也謂正中也楣之言冒也謂覆冒也門
樞之有楣卽依此而名之其制大小不同其爲橫梁
一也自爾雅誤楣爲楣而學者遂不知楣楣之有辨
矣

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木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尙左手
注曰繚猶紵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紵絕之尙左手者
明垂紵之乃絕其末 疏曰云繚猶紵也者弗繚卽

弗紵一也云大夫以上威儀多者此鄉飲酒大夫禮
故云繚祭鄉射士禮云絕祭但云繚必兼絕言絕不
得兼繚是以此經云繚兼言絕也按周禮太祝注曰
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
其本直絕以祭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
亦據此與鄉射而言也

樾謹按經文明言弗繚而疏乃以爲繚祭火之甚矣
由未解注中垂字之義故也垂紵之者言垂欲紵之
是弗紵也鄉飲酒參用大夫士禮故記云磬階閒縮
雷注曰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是

其證也大夫禮當繅祭士禮當絕祭故卻左手執木
示將紵之而右手卽絕其末也注義簡古疏未能達
近人或欲刪經文弗字誤矣

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

注曰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

樾謹按兩楹之間乃東西正中之地上文云尊兩壺
于房戶間是設尊之處不當正中與兩楹間初不相
直鄭以爲就尊南授之非也今按兩楹間者賓席之
前也賓席在戶牖間其前卽兩楹間矣酒者賓主共
之介不敢有其酒故授爵于賓席之前見因賓而有

也注尙未得其旨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
疏曰按鄉射云司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
面彼此同此不言由楹內者省文也
樾謹按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曰鉤
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以是推之此文不
言由楹內者所謂堂則由楹外也彼文言由楹內者
所謂序則鉤楹內也其制不同故行禮之節亦有別
疏說失之

公如大夫入

注曰如讀若今之若 疏曰謂大夫之於公更無異禮矣

樾謹按如疏義則作公若大夫可也作公如大夫亦可也鄭君何為不以本字讀之而必讀之為若乎然則疏義非注義矣今按若猶或也古人之辭凡不定者以若言之士昏禮若衣若笄是也急言之則曰某若某燕禮幕用綌若錫是也公若大夫謂若公若大夫不定之辭經文作如字者如與若同義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亦猶或也鄭必讀如為若者取其義益顯耳不謂疏家

之猶未達也

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

記

注曰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 疏曰若無諸公則大

夫南面西上統於遵也 阮氏校勘記曰遵闕本通

解俱作賓

樾謹按大夫即是遵乃云統於遵義不可通故後人臆改爲賓其實非也遵乃尊字之誤尊在房戶之間無諸公則大夫卽席于尊東南而西上故曰統於尊也統於尊與上文注言或統於堂或統於門文義一例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席於尊東注曰尊東明與

賓夾尊也不言東上統於尊也然則此疏即用彼注
之文耳尊誤為遵其義遂失矣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鄉射禮

注曰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疏曰

乏參侯道者謂三分侯道云居侯黨之一者黨旁也

謂在侯西北邪向之故以旁言之其居旁之一者謂

侯道內三分之居一分之地十丈也云西五步者據

侯之正北落西有五步即三丈也

越謹按黨之訓旁古訓未聞且注文言去侯北十丈

不言去侯旁十丈也疏說殆非注意矣今按黨猶所

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於沓反黨鄭伯

會公於斐何休注曰黨所也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

注曰黨所也竝古人謂所為黨之證居侯黨之一謂

在侯所之一分也不直曰乏居侯道參之一而必曰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者蓋但曰參之一則有近侯

之一分又有近堂之一分將近堂乎抑近侯乎於文

未明故必曰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於是南北之度

可得而定矣然猶未及東西之度故又曰西五步也

經文既委曲詳盡注文亦簡而明但以未釋黨字之

義疏家遂不達其旨矣王氏經義述聞訓黨為所與

愚說合然欲移經文之一兩字於侯道之下則又大
謬使經文但曰乏參侯道之一則此乏去侯北爲十
丈爲廿丈皆不可知鄭君何能臆決之曰去侯北十
丈乎

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

注曰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尊者方以禮樂
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鄉大夫士非
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

樾謹按鄉飲酒禮云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旣一
人舉觶乃入先言賓若有尊者乃言諸公大夫明諸

公大夫皆遵也此文云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先
言大夫乃言若有尊者明大夫不皆是遵也蓋此經
大夫有二其一則鄉之人爲大夫者來助主人樂賓
也其一則鄉大夫來臨此射禮也鄭目錄云州長春
焮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
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又注主人戒賓云主人州
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疏曰謂大夫來
臨禮之時州長戒賓不自稱稱鄉大夫以戒賓也乃
經文竝不言鄉大夫來臨禮其位在何處又不言行
禮之節蓋皆於大夫中包之矣注文所謂鄉大夫士

非鄉人禮亦然者士字疑衍文蓋謂大夫為尊者是鄉人鄉大夫來臨禮者非鄉人而其禮皆同也賈氏作疏時已衍士字於是不得其說大夫以射獲也無射獲無獵獲皆古語也大夫出師曰誓大夫來注曰射獲謂矢中人也獵矢從旁人疏曰云射獲謂矢中人也者人謂獲者亦以事名云獵矢從旁者謂從旁也樾謹按大射儀亦有此文注曰射獲矢中乏也從旁為獵義與此同實非經旨也鄭君之意以獲為獲者故戒射者無令矢及之然則無獵獲又何義乎且乏

在侯道西五步中乏即是從旁於義似複矣今按此二句當讀云無射逗獲句無獵逗獲句謂無射則獲無獵則獲也下文獲者坐而獲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此獲字之義也無射之射當讀為仰者謝之謝爾雅釋魚曰龜俯者靈仰者謝釋文曰謝眾家本作射蓋古字通也無射者戒其矢從上也無獵者戒其矢從旁也大射儀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畱上曰揚左右曰方揚即此所謂射也方即此所謂獵也矢或從上或從旁雖中不言獲故曰無射獲無獵獲也下文言三耦弟二番射事曰不

賈不釋注曰不中正不釋算也言弟三番射事曰不
鼓不釋注曰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觀彼文而此
文之義益明矣弟一番不釋獲故言獲不言釋耳其
不曰射者不獲獵者不獲而曰無射獲無獵獲以其
始射意在誘勸之也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
搯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
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
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
說決拾襲反位

注曰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榭互言也 疏曰上云
榭則鉤楹內謂射於榭者也堂則由楹外謂射於庠
者也今袒決遂則言堂東西見在庠也在榭亦然釋
弓說決拾則言序東西序則榭也在庠亦然故曰序
東西周公省文欲兩見之也
越謹按榭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以有楹內楹外之
分故必兩見之若此文則堂榭一也又何兩見之有
鄭注非也今按士喪禮襲經于序東注謂東夾前疏
曰經云主人降自西階更無升降之文而云序東東
夾前者主人卽位踊訖而去襲經于序東謂鄉堂東

東西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禮記奔喪篇亦云
襲經于序東正義曰請在堂下當序牆之東然則此
經賓序西主人序東亦謂堂下當序牆之西當序牆
之東耳上經云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
倚於西序又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所云西序及東序
東亦謂堂下之地與序牆相值者而此文之義益明矣
獲者薦右東面立飲
注曰立飲薦右近司馬於是司馬北面
疏曰知於是司馬北面者此約獻釋獲者司射之位按下文司
射獻釋獲者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

送爵故知此時司馬亦北面也

懃謹按上文司馬西面拜送爵以後更不見司馬字
鄭何知此時司馬北面乎若據下文司射之位為說
則大不然下文云司射北面拜送爵是送爵之時司
射北面及釋獲者飲司射仍北面是司射不易處也
司射不易處司馬宜亦不易處然則此時司馬仍西
面可知矣蓋獲者東面與司馬西面相對也釋獲者
北面與司射北面相竝也一取相對一取相竝事各
不同鄭君此說本誤疏從而為之辭胥失之矣
大夫與則公士為賓

注曰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
賓主用處士禮記疏曰鄉飲酒貢士法賢者爲賓其次
爲介又其次爲衆賓有大夫來不易去之以其賓擬
貢故也禮記樾謹按疏意以大夫卽是來爲尊者此大謬矣大夫
來爲尊者其來與否不可知且必待一人舉觶而後
入自此以前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酬賓賓之
尊久定矣豈有大夫來而更易一賓之理乎今按此
經大夫有二其一則鄉之人爲大夫者來助主人樂
賓所謂遵也其一則鄉大夫來臨此禮鄭目錄所謂

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者也說詳上文大夫若有
遵者下此記言大夫與則公士爲賓謂鄉大夫來臨
此禮也鄉飲酒禮鄉大夫爲主人故不嫌以處士爲
賓主人不自尊也鄉射之禮州長爲主人不敢以無
爵命之處士加於鄉大夫之上故大夫與則必以公
士爲賓也鄉大夫來臨此射禮與否主人未戒賓之
先已定則賓之或用公士或用處士主人戒賓之時
已定矣豈因有無不定之遵者而輒易其至尊之賓
乎

西序之席北上

疏曰謂眾賓有東面者則北上此東面非常故記之也若然此鄉射上設席雖不言眾賓之數上文云三拜眾賓鄭云三拜示徧也則眾賓亦三人矣而復有東面者若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北上統於賓也

樾謹按賓席無可移易之理疏說非也西序所以設席者蓋以有諸公則大夫席於東序鄉飲酒記曰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是也於是三賓之席亦移于西序以配之耳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

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注曰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
樾謹按虎豹鹿豕言畫而熊麋不言畫則熊侯麋侯皆皮侯也周官司裘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鄉射之禮網於大射故天子降而用諸侯之熊

侯諸侯降而用卿大夫之麋侯於是大夫不得用皮
侯降而用獸侯矣其說詳後鄭君因燕禮云若射則
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而考工記梓人云張獸
侯則王以息燕是王燕射用獸侯故謂天子諸侯鄉
射亦用獸侯不知所謂如鄉射之禮者如其禮非必
如其侯也此記專言鄉射之事而云天子熊侯諸侯
麋侯則天子諸侯鄉射之用皮侯塙有明證安得以
周禮之熊侯麋侯爲皮侯而此記之熊侯麋侯爲獸
侯乎
凡畫者丹質

注曰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
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樾謹按凡畫者丹質卽承上文畫以虎豹畫以鹿豕
而言欲明丹質之義當先明質字之義質之名因皮
侯而起鄭君注周禮司裘曰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
側又方制之以爲準著於侯中所謂皮侯是皮侯者
以布爲質以皮爲飾也所飾止在四側則侯中無飾
之處其質見矣是故熊侯白質者以熊皮飾侯四側
而侯中不飾之處以白塗其質也麋侯赤質者以麋
皮飾侯四側而侯中不飾之處以赤塗其質也此皆

周人尚文之意相沿既久而侯中遂專有質名詩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毛傳曰的質也所謂質者以侯中言也至鄭司農注周禮司裘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又從侯中而極言之愈失其初意矣獸侯不用皮爲飾則止是白布故有布侯之名布侯者別以皮侯而言之也然侯中仍以丹塗其質非特爲觀美而已所以表其爲侯中也考工記曰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曰謂侯中也是皮侯棲鵠之處居侯中三分之一然則獸侯畫獸之處亦當居侯中三分之一是故侯中以丹塗其質所以表

其爲侯中凡畫虎豹畫鹿豕皆於是取節焉記曰凡畫者丹質明大夫與士同也鄭君誤謂鄉射當用采侯二正故所說皆非是梓人文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不云張五采之侯則以鄉射也鄭何據而知鄉射之必用采侯乎大夫士之用獸侯者誤以爲用采侯於是天子諸侯之用皮侯者誤以爲用獸侯而鄉射記之明文轉爲注義所晦矣

倍中以爲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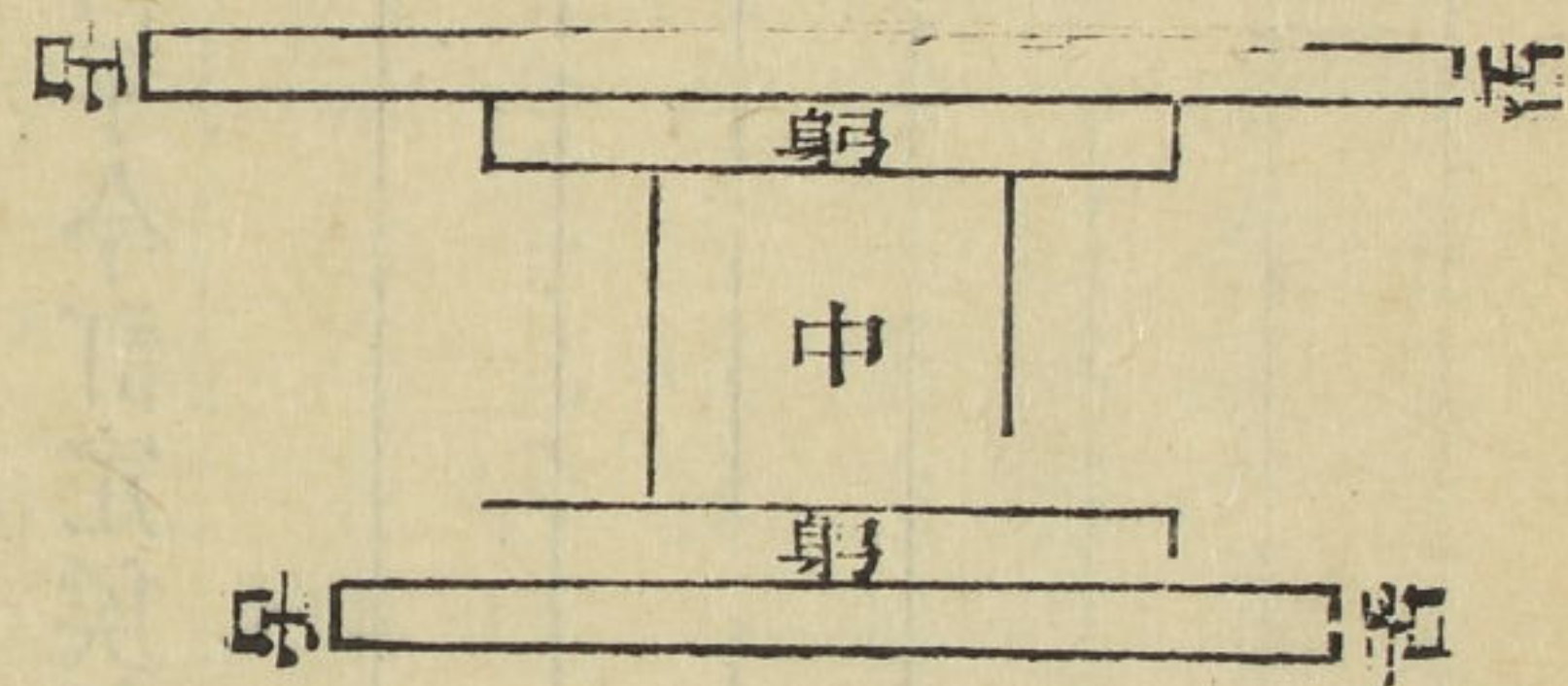
注曰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 疏曰身謂中上中下各橫接一幅布故鄭云中之上下幅

用布各二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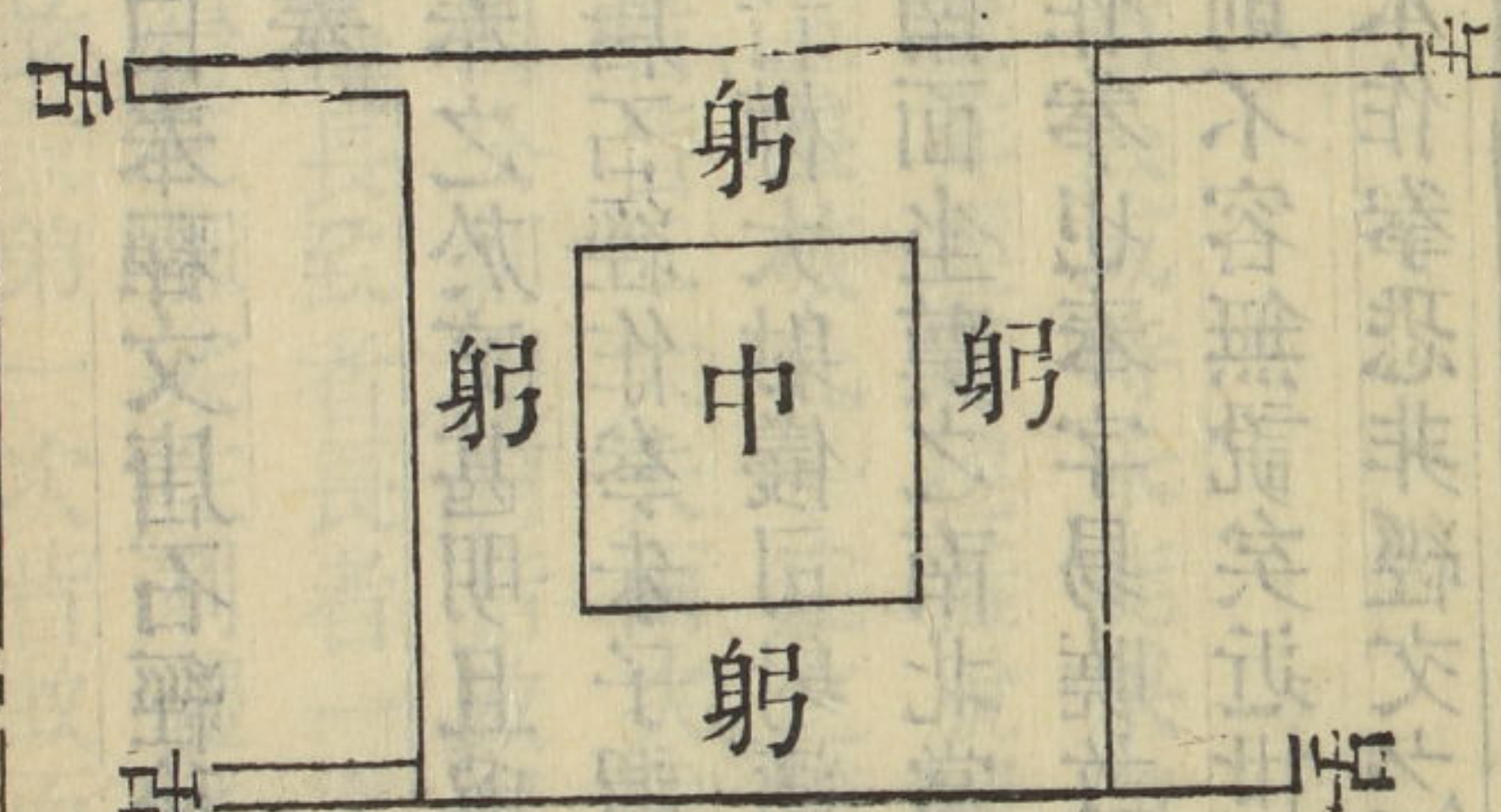
樾謹按侯以中爲主故記文先言中後言躬其實有躬而後有中也中者躬之中也中方十尺則其躬方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也於是其上有左右舌舌出於躬各十尺并其屬於躬者而計之則四十尺所謂倍躬以爲左右舌也其下亦有左右舌舌出於躬各五尺所謂下舌半上舌也鄭君未得倍中爲躬之義故所說侯制非是若依鄭說幅廣二尺二寸兩畔各削一寸爲縫則每幅止二尺而其長至二丈無乃大狹而長乎中方十尺而其身狹長如此不相稱矣

且如此則躬之廣出中外者卽可以爲左右舌何必更倍躬以爲舌乎今訂定侯制爲圖明之如左

舊圖



今圖



經十五

三

楅鬃橫而奉之

阮氏校勘記曰奉釋文唐石經徐本俱作拳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奉

楅謹按橫而奉之於文甚明且與下句南面坐而奠之文義相貫唐石經作拳朱子謂字之誤是也陸氏所據亦誤故音權大射儀司射適次疏引鄉射記曰設楅鬃奉之南面坐奠之南北當洗是賈公彥所據本正作奉不作拳也奉字易曉故鄭無注疏亦不及焉若是拳字則不容無說矣近世學者好古而不知所裁輒從誤本作拳恐非經文之舊當據大射儀疏

正之

若命長致

燕禮

注曰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

楅謹按注所說非經意也蓋脫履升坐以前公爲賓爲卿爲大夫三舉旅此一定之節也三舉旅則止須三觶而媵爵者皆二大夫兩次媵爵則有四觶是二一觶矣是以周公制禮有皆致又有長致皆致者二大夫序進尊觶長致者長者一人升奠觶也如此則兩次媵爵適得三觶矣在制禮之意止欲其適得三觶初無他義故或弟一次皆致而弟二次長致或弟

一次長致而第二次皆致皆無不可上文曰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明其可以長致也此文曰請致者若命長致明其可以皆致也此經文互見之義也且上文以皆致言則有二觶在薦南已行一觶尙有一觶乃小臣必於此時請媵爵者正以皆致長致無一定也禮意以推闡而愈見矣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

注曰言由楹內者以其立于堂廉也 疏曰言由楹內者以其樂正與工俱在堂廉則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內適東楹之東告于公

樾謹按鄉飲及鄉射禮其席工之處均與此同彼止云樂正告于賓不言由楹內此所以必由楹內者以燕禮或有諸公諸公之席在阼階西北面樂正告由楹外則必由諸公席前其地迫促故由楹內也疏謂樂正與工俱在堂廉楹南無過處此大不然丁止四人耳何遽無過處乎鄉飲與鄉射何以又得過乎

鼗倚於頌磬西絃

大射儀

注曰絃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西倚於絃也

樾謹按此當讀云鼗倚於頌磬句西絃句猶上文云建鼓在阼階西句南鼓也鄭解絃爲編磬繩未得其

義絃者所以維鼗之兩耳也周禮小師注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其說鼗之制視此注加詳鼗有兩耳必用繩繫之所謂絃也西絃者言其倚于頌磬東面也倚於頌磬東面則絃垂向西若倚于西面絃必垂向東矣故經言西絃所以明其倚在磬東也鄭誤解絃字故不得其旨若如鄭義則當云鼗設於頌磬西倚于絃其文方明安得但云鼗倚於頌磬西絃乎

司宮掃所畫物自北階下

注曰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疏曰知工人

上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雖無正文南方不見有位其人升降自北階明位在北堂下

樾謹按此未足據也燕禮執事者升自西階注云羞膳者從而東出堂東升自北階然則此經工人士梓人司宮皆升自北階亦由堂東可知安見其位必在北堂下乎疏謂南方不見有位此亦非也工人士梓人司宮三者皆士也上文云士西方東面北上則此三者已包其中矣何言無位乎至司宮一官燕禮注曰司宮天子曰小宰此說殊誤小宰爲卿之貳豈宜設尊設筵及執燭掃所畫物爲諸勞辱之事乎公食

大夫禮注曰司宮太宰之屬掌宮廟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可正燕禮注之誤胡氏匡衷儀禮釋官已辨之矣

中離維綱

注曰離猶過也獵也

樾謹按離讀為麗宣十二年左傳射麋麗韜杜注曰麗著也中麗維綱謂或著維或著綱也離麗古通用字如鄭注轉涉迂曲矣

揚觸柎復

注曰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柎復為矢至

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

樾謹按注疏均未說柎字之義柎當讀柎孟子滕文公篇柎屨趙注曰柎猶叩掾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然則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柎復者謂矢雖中侯但叩掾之而仍復也說文無柎字蓋古字止作柎耳
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
注曰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今文曰右還
樾謹按司馬立于物間而命去侯則本在下射之右

又出其南而還其後則從下射東南而至東北又從其東北而西南適階明矣是還下射之左非還下射之右也乃云還君之右義不可通當從今文作右還右還者不還君也蓋司馬升自西階由上射之後東南面立于物間命去侯訖即右還而西北面仍從上射之後降階也經文曰司馬升命去侯如初升如初則降不如初可知矣所以然者以君尊故變於常人以示敬也且上文言上射下射皆履物合足而俟然後司馬升堂命去侯至此文則賓爲上射先待於物北司馬即升堂命去侯司馬降釋弓反位之後始云

公就物然則司馬命去侯時公尙在阼階上未及物也司馬豈得還君之右乎亦可知注義之疎矣

壹發中三侯皆獲

注曰矢揚觸或有參中者 疏曰卿大夫主射參侯士主射射侯其中或揚觸容中別侯皆與釋

懋謹按鄭意蓋以經有壹發二字故云矢揚觸或有參中者謂壹發而中三侯也疏家未得其旨然壹發中三侯實非事之所有疑鄭注亦非經意也今按壹發二字當自爲句蓋上文每射必發四矢至此文公命復射則曰盱君勤矣雖云欲者射不欲者止然制

禮者豈能逆料人之不欲而爲之制乎是故正射發
乘矢復射則止發一矢所以使人人得射也又以射
止壹發恐不中者多故曰中三侯皆獲所以寬假之
使易中也聖人之禮委曲詳盡如此禮本人情於此
見矣

羣經平議卷十五

禮記射義第十

